

小言說情  
**浪漫王妃全集**

目錄

第一回

小姑好奇閨中探密  
大嫂失檢枕底藏春

第二回

同性戀愛勝過夫妻  
共硯姊妹情賽骨肉

第三回

俊麗影暗室欺嫂  
美佩瑜藥爐侍親

第四回

良馬牽孽緣侯爺過艷  
酒樓叙衷曲王妃風流

第五回

色慾過度魂歸地府  
財運亨通漫遊扶桑

目錄

言情小說 浪漫王妃

第六回

拆白術假充經濟學  
施黑幕秘結戀愛史

第七回

騙廟產神殿作幽舍  
奪地畝佃戶泣流離

第八回

改契紙陵地贈情侶  
移靈櫃遺襖盜珠寶

第九回

衣香鬢影飯店留蹤  
寶氣珠光法廳起訴

第十回

太福晉求援免綈繆  
金王孫受賄撤呈文

言情小說  
**浪漫王妃**

葉惜華

**第一回** 小姑好奇閨中探密  
大嫂失檢枕底露春

我國男女禮教拘束數千年。不敢縱浮犯姦。所以社會上在無形中尙算有個範圍。自從歐洲文明輸入。科學化傳到中國。一班無聊政客。利用青年男女縱慾行爲。便提倡推翻舊日禮教。痛貶家庭專制。說婦女怎麼樣受了痛苦和壓迫。三十年來。弄到如今。一班無恥婦女便把舊日家庭禮教。拋向九霄雲外。彰明昭著的用色情慾來博取一班無恥的男子歡心。所謂新道德的人權問題。也一概不顧。硬說自由戀愛。在昔時說男子拿女人當玩物。尙有『夫妻相敬如賓』一句老話。譬如做官的稱呼終是『大人夫人』『老爺太太』『大爺大奶奶』與『哥兒姑娘』做買賣的稱呼也是『掌櫃的內掌櫃的』即就內掌櫃的三字稱呼。就可知並不是把女子當作玩物了。女的青樓妓女。男的優伶像姑。因爲情意不專。行爲卑鄙。一律視同玩物。所以稱之曰娼優二字。可是也是娼字居先。並不把女子人權拋棄。並且從前普通家庭。凡有銀錢執掌。多是婦女。男子則向外去受苦掙錢。女子却在家中享福操持。到了現

在弄得家不成家。男的不願女的。女的不願男的。所說愛字是在什麼地方呢？可不是適得其反嗎。在下是一個男子。說一句公道話。這就是一班提倡青年縱慾者造因。俗語說。是真不能假。是假不能真。久而久之。那宗假面具。總有揭穿的日子。恐怕到那時。追悔已是無及了。現在婦女職業。無切實的能力。但是一班沉湎浪漫女子。專門以她的皮肉及人體美，向男子博取金錢和憐愛。高跟鞋。赤着雪白的胳膊。光着肥臀。凸着兩隻胖乳，頂着萬道彎兒的頭髮。專意誠心向男子求戀愛。這不是把自己的人權拋棄了麼。現在可是提倡新生活。女子取締燙髮。這不果是治標的辦法。所以作者認為女子若沒有學識。還是用禮教範圍。較有力量。如其不然。恐怕將來遺患。更是無窮了。諸君不信。待作者把廢清年間一個浪漫女子。發現一件浪漫結果的事實。用小說體裁編了出來。與大家看看。便知分曉。閒話少說。書歸正述。且說舊都西城有一位王妃名叫佩瑜。他父親是位五六品的小京官。早已亡故。她的母親却是親王女郡主。那佩瑜在十四五歲時。還是個知識未開的女孩子。在八旗女子小學裏念書。有一位同學女生名叫麗影。是同旗京官之女。比佩瑜却大着一歲。二人感情融洽。十分親熱。每日是形影不離。麗影家中除了父母。還有哥嫂二人

。麗影的嫂子容貌很是美麗。可以稱得起是月貌花容。傾國傾城。並且修飾也非常講究。行動也很是浪漫。麗影的哥哥自從娶了這位嫂嫂以後。差也不當。門也不出。每日在房中陪伴着那位新娶來的嫂嫂。談笑嬉逗。有一天是星期。麗影的哥哥。到同旗家去道賀。麗影想到嫂子房中和嫂嫂說一會閒話。走進房中見她嫂子不在。麗影便坐在書桌旁邊椅子上等候。隨意翻看桌上的書籍。看了數冊，俱是學堂課本。也沒有興趣。便不再看。仍就放上原處。無意之中。向床上一看。見水紅羅帳。襯着大紅緞被。顯出洞房的鮮豔樣子。又見床的東頭。放着一對紅緞繡花枕頭。上面繡着花兒。好像鴨子。和什麼花。遂站起身子。走到床前去看。却知是一對鴛鴦。和數莖蓮花。拿起來細細的瞧看。見繡的却是十分細緻。配色也非常均勻鮮明。再看下面那一個。繡的是一朵牡丹。便也拿起來。方要瞧看。忽見枕底下。放着一本書。和幾張畫片。麗影一時好奇心盛。便將枕頭放下。拿起書來看時。書簽上印着金瓶梅三個大字。略翻了一翻。便拿起畫片來看。這一看不覺粉面倏的通紅。醉人的酒窩兒。也含着春意。顫顫微微的拿着幾張畫片。愈瞧愈愛瞧。祇瞧得呼吸急促。嬌軀酸軟。尤恐被嫂嫂進來撞見。連忙放在原處。將枕頭照舊放好。回身只是懶伴伴

的。走坐在椅子上。心中却是狂跳不止。臉上也是熱辣辣的發醉。剛在這個當兒。麗影的嫂嫂已翩翩進來。抬頭一見麗影。遂笑着說道。呵！妹妹。敢情是您。在我房裏啊！麗影即忙站起。笑着說道。嫂嫂。您到那兒去啦。說時。好像怕她嫂嫂發現她的秘密似的。心中不覺十分忐忑，臉上也顯出不安的樣子。麗影的嫂嫂看她這般樣子。心中不覺納悶。姑嫂二人。答訕着。說了幾句閒話。麗影便即站起要走。說道。嫂子。請到我的房中坐會去罷。我尚有好些功課沒有溫習呢。麗影的嫂嫂笑道。我不去了。明天再去。說完便將麗影送出房門外。方纔回來。洗過了手。要向床上休息會兒。走到床前。朝裏一看。見枕頭却是反了面放着。這時麗影的嫂嫂心中一動。心說。怪不得小姑說話時。總帶着窘迫不安的樣子。大概許看了枕下的畫片。便掀起枕頭細察片兒。已不像先前整齊。麗影的嫂嫂心中不覺躊躇起來。覺着被小姑看見了這個東西。有些不大穩當。因為她還是閨中碧玉。含苞未放的女孩子。被她看見。覺得很是有些難以爲情。這總怪自己粗心。不該將這畫片和書都放在枕頭底下。回轉來一想。這事也不能單怪於我。誰叫她到我房中亂翻亂看呢。想到這裏。便伸了伸懶腰。倒在床上。沉沉的睡了。却說麗影回到自己房中。那裏有什麼心思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收到

去溫習功課。一歪身倒在床上。便胡思亂想起來。她想到畫片上的意思。曉得男女間必定有一層神秘的奧妙。雖然自己對於男女間的秘密。略懂得一點。也是不甚十分明瞭。她好心盛。便想效法哥倫布。也去探一回險。或能發現些新奇的事。又一想。可是我是女子。到那裏去探險。倘被外人看見。豈非要羞死。再回來一想。哥哥和嫂嫂。不是非常親暱嗎。何不拿她們做目的地呢。主意打定。便站起身形。理了理髮鬢。坐在桌旁拿起書來。欲想溫習溫習。可是心中總覺着有事似的。拿着書只管發呆。她那裏還有心思溫習功課。便將書本。向旁一扔。恰巧僕婦來請她吃晚飯。麗影隨着來到上房。見父母和哥嫂。早已入座。一抬頭見了她的嫂嫂。驀地臉上覺着一陣發燒。忙低着頭坐在下面。草草的吃了半碗飯。起身便要走向自己房中。麗影的母親便問她道。影兒你今天怎麼纔吃這點飯。麗影指着自已腦袋。感眉答道：媽！我今晚覺着頭疼。她母親說道：你總是不謹慎。快到自己房中去躺着罷。若不然買點什麼藥吃吃呢。麗影推託說道：不用去賣。躺一會就好了。說着轉身走出。回到自己房中。躺在床上。又想起早上的那件事。麗影的母親。因為不放心。又來看她。用手摸了摸麗影額角。說道：你許是受了風寒。早些睡覺就好了。便命秦媽

給她鋪床。就催着麗影趕快躺下。這時麗影心想。我那裏有什麼頭痛。不過心中有樁事兒。懶與別人說話罷了。然而母親却這樣的關心。可見老年人對於兒女疼愛了。若兒女的長大了。不知要怎樣報答父母呢？想到這裏。遂即說道：媽！我並沒有什麼病。不過有些頭暈。一會兒就會好的。請您放心。不要緊。您去歇着罷。麗影的母親聽了。便囑咐她睡時被子蓋嚴着點。命秦媽把窗戶關緊了。又囑咐不要受風。見麗影脫衣就寢。便起身回房而去。麗影見母親去了。欲要睡覺。但是反來覆去。總是睡不着。一直到了天亮。纔沉沉的睡去。一覺醒來。天已過午。即忙起床。穿好衣服。將門闔拔開。便聲高叫喚秦媽。秦媽聽見便推門進來。麗影見秦媽進來。便發怒道。天都這麼晚了。爲什麼不叫我呢。秦媽滿臉陪笑。說道。哎！小姐！您先別着急。太太方纔過來。到門口見您尙未起來。便吩咐不讓叫您呢。太太已竟派人到學校給您請假去了。麗影聽了。也便不說話了。秦媽把臉水打好。麗影盥洗畢。秦媽便說道。小姐。上房已竟開完了飯了。您就在這兒吃罷。麗影點了點頭。秦媽便將飯擺好。麗影吃完了飯。便到母親房中請安。轉身走到嫂嫂房中。走進一看。她的嫂嫂又不在房中。遂向床前走去。掀起那對枕頭。想要再探一探昨天所發現的秘



密。豈知連一些影兒都不見了。只有一條折縐不堪的帕子。放在那裏。不覺大失所望。再拿起帕子來看。底下也沒有什麼。纔將帕子放下。覺着好像用漿子漿過尙未晒乾的樣子。心中不免懷疑。重行又拿起來看了看。見四角上都繡着花。花中却隱隱的繡着模特兒。面上立時現出喜容。心想。雖然找不着那個。這塊帕子到也狠有意思呢。但是這是嫂嫂所用的東西。不敢拿走。便將帕子仍放原處。心中却是惦記着昨天所發見的東西。找了半天。一無所有。便將翻過東西。重行照舊放好。看看沒有痕跡。便轉身回到自己房中。覺着心中非常的煩燥。琢磨了半天。不覺又想起昨天的畫片。和今天的帕子上的意思。那男女之間。還有不同之點。她想嫂嫂爲什麼要用着繡二個一絲不掛男女的帕子呢。可是那帕子。頭。黏黏糊糊。尙未乾燥。這是什麼呢。這樣一想。心中的疑問。愈加多了。若要了解這個問題。除非去問嫂嫂。方能澈底明瞭。但是這樣的事。怎好去問呢。由此一來。麗影對於功課上却不甚用心起來了。幸虧她天性聰明。上課時還不至於一問三不知罷了。如此過了二星期工夫。有天晚上。麗影睡到半晌。忽然覺着肚痛。便從床上起來。拿了點紙去上茅廁。走出門來。見院中靜悄悄的俱都睡了。她便輕着步兒。走到茅廁。走動完畢。剛

要回房。忽見她嫂嫂房中。燈光又亮起來了。不免心中懷疑。一陣好奇心盛。便躡着步兒。到她嫂嫂窗門口。尋個隙縫。去窺探一下。尋了一會。只見窗縫透出一點燈光。便湊到那縫兒。用隻眼睛向裏瞧。因縫兒太小。看不甚清楚。影影綽綽的。看見床上的帳子。並未放下。好像是自己的哥哥。赤着身子。站在地上。臂兒底下髻髻挾着一條腿兒。祇是看不真切。瞧了半天。也沒有什麼動靜。只站得自己腿兒。又酸又疼。又怕被裏面知道。遂不再去瞧。便慢慢的溜回自己的房中。仰面躺在床上。看着床頂出神。心想。愈看了嫂嫂的秘密。我愈發的糊塗了。直到天明。尙沒有合眼。又想。莫若我也找一個異性的朋友。研究研究。他們男的比女的。一定是明白的多。細一廻想。這可不妥當。父親對我。很是嚴厲。要讓父母知道了。這可了不得。恐怕我的小命。要去見閻羅王呢。不行。這事辦不得。或者我去找一個女同學試試。也許得到一點成績。她正躺在牀上。胡思亂想的時候。忽見那個秦媽。推門進來。口中說道：呦！小姐。怎麼睡覺。不將門上好着呢。麗影這才想起。昨晚只顧了胡想。忘記了上門。便問秦媽現在幾點鐘了。秦媽看了看鐘。笑說道。小姐。您看。這不是十點過二點嗎。不對。還零着一菲菜葉呢。麗影笑問道。一菲菜是葉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收到

多少。秦媽用手比畫道。十點過二點。還零着這們點。就有裁尺二分多點吧。麗影更是笑得喘不上氣來。忍着笑。用手指着秦媽道：你別嗚我了。你再要嗚我。肚腸子都快笑斷了。秦媽還不知麗影笑着爲什麼。只是摸不着門路。當即答道：您別笑。俺說的不對。俺把鐘抱過來給您看看。着說。忙就上椅子。真要去摘鐘。麗影忙急着攔道。你不用抱。我自己起來看罷。那秦媽才不去搬。麗影起來一看鐘。小針指十二點。大針在十二點半。心想。怪不得秦媽要搬鐘呢。這真是十點過二點。零着一菲菜葉。又聽了聽。原來已竟停了。這時秦媽。更是像煞有介事。指着鐘向麗影道：小姐。你看是俺說錯了嗎。麗影笑答道。你沒說錯。你聽聽那鐘走麼。秦媽走近鐘的面前。側耳聽了聽。說道。可不是嗎。敢情牠睡覺了。秦媽話纔說完。却引得麗影就格格的笑將起來。忙命秦媽快去打臉水。盥洗已畢。忙挾着書包。急急忙忙的奔到學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同性戀愛勝過夫妻  
共硯姊妹情賽骨肉

話說麗影因恐時間不早。急急忙忙的奔到學堂一看。方知不晚。見有一個學生。在教

室中低頭念書。走到近前一看。原來是素日自己最喜愛的同班生佩瑜。長得是花容月貌。性好沉靜。寡言少笑。一見人總是羞答答的不言不語。麗影一見佩瑜。正在溫習地理。素知他對於地理不甚注重。明天就要考試這門功課。她是臨陣磨槍。看她這種着急情形。到也很是心疼。麗影遂到她的面前。說道。佩妹。今天怎麼來的這們早哇。佩瑜紅着臉兒答道。麗影姐。我因為昨天佟老師說。明天要考地理。所以來得早些預備預備。麗影聽她說完。遂把她的書本一合。笑着安慰道。瑜妹。走。同我到校園散一散步去罷。您放心。明天考的時候。我替你做就是了。佩瑜聽了這話。很是感激。不覺心中一軟。幾乎落下淚來。遂委委曲曲的說道。啊！麗影姐。您不知道。假若我這次不及格。讓別的同学笑話奚笑。還不要緊。恐怕家中借着這個碴兒。不再讓我上學。在家中自己一個人悶着。多麼膩煩呀。麗影姐。您真要幫着我。我一生也不能把您忘了。麗影笑着說道。妹妹。您只管放心。我一定替您作。但是您怎樣謝我呢？佩瑜抬頭看了看麗影。又將頭低下說道。姐姐。您說怎樣謝。就怎樣謝。麗影用那秋波注視着佩瑜笑道。您也不用謝我。只要您見着我。咱們二人做一個最親最近的朋友。我也就知足了。佩瑜說道。假如我要及

了格。家中也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姐姐。待我這麼好。你讓我死去都行。何況你要和我做朋友呢。麗影聽她說的這樣懇切。心中非常的歡喜。遂挨着她坐在旁邊。伸過手去。將佩瑜肩兒一抱。用臉兒瞧着佩瑜的粉頸。笑着說道。妹妹。假若我要是一個男子。想娶妹妹做媳婦。妹妹您可願意嗎。佩瑜聽她說出這樣的話來。早就羞得紅赧雙頰。羞答答的將頭低了下去。那裏還答的上話來。麗影乘式一扭臉。在她的粉靨上。親了一嘴。佩瑜也不怎樣的推拒。從此二人的感情愈發的親熱了。到了考的時候。麗影不但替她作地理。就是別的功課。也都替她代作。用紙寫好。團成了紙團兒。給佩瑜拋過去。佩瑜便接着抄下來。頂到考試完了。貼出榜來。那佩瑜的名子。竟列入甲等第五。佩瑜看榜。心中十分喜歡。從此那芳心中非常感激麗影。那麗影却每天和佩瑜携手並肩的在校園中遊玩。細語喁喁。情話繚繚。其甜蜜情形。實在是不堪形容了。麗影不斷到佩瑜家去。目了佩瑜的母親郡主。總是伯母長伯母短。哄得那郡主眉開眼笑。所以麗影來的時候。郡主是特別歡迎。對於她二人的行動。也就不甚注意。有時佩瑜到麗影家去。麗影的母親見了佩瑜。以郡主的女兒。見她總是規規矩矩。大大方方。絲毫不帶小家子氣。真也十分可愛。有時留佩瑜吃飯。

佩瑜也不推辭。二個人便在麗影房中同吃。大考以後。學校裏放了暑假。麗影因在家中很寂寞。便時常的住在佩瑜家中。佩瑜也不斷到麗影家中住幾天。兩家的父母看她們小姐妹倆。很是要好。便也不去管她。愈走愈密。麗影和佩瑜二人好的成了一個。到後來是無話不說。有一天佩瑜住在麗影的家中。到晚上佩瑜和麗影是一床二被睡覺。剛巧這天二人躺在床上。全都睡不着。便在枕邊。談起閒話來。麗影忽然想起她的嫂嫂事來了。因為和佩瑜既是這門好。便毫不隱藏的。將從前發現她嫂嫂的秘密及自己的感想。一字不遺的和盤托出。佩瑜聽着雖有意思。可是粉面上早羞得緋紅。直到麗影說完。纔用那春筍似的纖指兒，劃着自己滿布紅雲的粉頰兒。笑道：沒羞。一個閨女家。看了人家那個。還有臉來說呢？麗影見佩瑜這個樣子。臉上也不覺紅了一紅。便伸出手來。裝做要掐她的樣子。向佩瑜笑道。您再說。再說。我就掐你。佩瑜最怕的。就是人掐她。一聽麗影說要掐她。倏的一翻身。滾到床裏。縮着粉頸。雙手憑空支架着。笑得喘不上氣來。說道。不說。不說。一個閨女看人家那個。還不教人說。人家一說。還要掐人家。真是沒羞沒……麗影不待她說完。欠起身來嬌嗔道。啊。您還是說呀。好。待我來收拾您。說着。伸手就

來抓佩瑜。佩瑜早嚇得將被子連頭帶臉的蒙蓋起來。麗影便照着佩瑜脇條和酥胸。隔着被子。亂賂肢了一陣。樂得佩瑜。早就上氣不接下氣。急忙將被子向下一擦。笑得紅張着臉。喘着氣央告道。姐姐。我不說了。好姐姐。您饒了我罷。麗影用手指着佩瑜道。您下次還說不說。佩瑜道。不說了。麗影又說道。下次再說。便撕破您的嘴。佩瑜撇了撇嘴笑道。別撕嘴。留着好和您說那……話呀。麗影又要去動手的樣子。問道。說什麼。您說。佩瑜將兩手支着笑道。說好話。說好話。麗影搖頭道。不行。便將枕頭往裏挪了挪。和佩瑜臉對着臉。向前又湊了湊趁勢親了個嘴。拉開被子二人真就蓋了一個。麗影笑着問佩瑜道。妹妹您愛我麼。佩瑜笑道。我愛你有什麼用。麗影笑道。我問你愛我不愛。誰問你有用沒用。佩瑜道。我愛呢。麗影往前湊了湊。將胳膊由佩瑜粉頸下穿過以臂代枕。向回一環。將佩瑜肩頭摟住。也斜着她那一雙水汪汪的秋波兒。瞧着佩瑜。粉面上含着羞意。笑着問佩瑜道。妹妹。我問你一句話。你說不說。佩瑜道。您問我什麼話罷。麗影笑了笑道。我要說完了。你要不說。看我怎麼樣收拾你。我問你。我要你做我的媳婦。您願意不願意。佩瑜一手堵着耳朵。一手推着麗影說道。去去。我不聽。您竟不說好話。快去上您自己。

的被裏睡着罷。麗影將佩瑜緊緊的摟住。怨着聲說道。好妹妹。我不是和你鬧。因為我太愛你了。可惜我也生來一個女兒身。就是你答應了。有什麼關係呢。佩瑜見她說的。這樣鄭重其事。又想她素日待自己那種知痛問熱。體貼溫柔的意思。比任何人也比不上。她今日問我的話。雖說有些不三不四的。一定是心中不知怎樣愛我了。假若要不答應她。讓他失了望。她還不定怎樣的傷心呢。再說我也對不過人家對我一番情義啊。就是我答應了。她也是個女兒。那有什麼關係。看她的意思。不過是名義上顯着親密了。其實那又有什麼用。仰起頭來。看見麗影兩隻眼兒。死了着自己。在那裏還等答覆呢。自己臉兒一紅。遂即羞答答的說道。你真像小孩似的。我就是你媳婦。又有什麼用。便妮妮着笑道。姐姐。我答應了。麗影聽佩瑜已經答應。便媚聲媚氣的說道。妹妹。這才是我的好妹妹了。佩瑜羞紅了粉臉。笑着推麗影道。姐姐。我都答應您了。請您快上自己被裏睡覺去罷。麗影將手撥開。說道。現在咱是倆口子了。不許再將姐姐妹妹的亂叫。你得稱呼我……佩瑜道。我稱呼您什麼。是稱呼您漢子嗎。麗影搖頭道。咳。稱呼漢子多們粗俗難聽啊。你應當稱呼我郎……佩瑜也不待她說完。搶着說道。是白眼狼啊。還是黃鼠狼呢。麗影虛睡一

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收到

三  
微



口道。呸。不許你胡說。現在我是你丈夫了。你得聽我的語。服從我的命令。佩瑜笑的格的說道。呸！您這個母丈夫的話。聽不聽也不要緊。麗影嬌嗔道。可惡。大膽。叫丈夫就叫丈夫得了。爲什麼還加一個母字。你違犯了丈夫管妻法第一百十五條。應當罰跪三小時。本丈夫認你初犯。從輕處判。就罰你叫我愛一愛。你那雪白粉嫩的小臉蛋兒罷。佩瑜聽她說了這們一大套。早笑得說不出話來。勉強忍住了笑。用纖手一戳麗影的額角說道。瞧你這一套。和誰學的。誰家還有管媳婦的法律。麗影不禁撲哧一聲笑道。我老先生現訂的。你不知道麼。佩瑜搖着頭說道。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有管理丈夫的法子。麗影笑道的。你不知道麼。佩瑜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尖說道。就是我老先生。麗影說道。你管丈夫的法子是那立立的。佩瑜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尖說道。就是我老先生。麗影說道。你爲什麼要管丈夫呢。佩瑜笑了笑。帶着一種頑皮的樣子。搖頭晃腦的說道。許你管媳婦。就不許我管丈夫麼。這叫男女平等。何況您還是個母丈夫呢。麗影笑道。你也學會了男女平等了。你管我也不要緊。誰讓我怕老婆呢。咱還是先說稱呼吧。你就叫我郎君。我就叫你夫人。好不好。佩瑜不加思索的說道。隨你便罷。叫什麼都行。那有什麼問題。麗影又說道。現在我要……佩瑜急問道。您要怎樣。麗影笑了笑。在麗影耳邊。唧……嘍……說

了半天。只見佩瑜。面上的紅雲。愈發的紅了。向着麗影瞟了一眼。虛唾了一口道。呸。別沒羞沒臊了。一個閨女家。學的這們壞。明天我向伯母去說。快給您找個婆婆家罷。麗影也不管她說的什麼。熄滅了燈。便和佩瑜胡纏起來。也不知二人幹的什麼。直鬧到天亮。睏乏極了。這才睡去。由這晚起。二人更形親密起來。好的如膠似漆。後來麗影的父親。向部裏運動。謀得了江蘇省海關道缺。麗影全家便都要去上海。擇日就要起程。麗影便將這消息告知佩瑜。佩瑜聽了。不覺落下淚來。拉着麗影的手。便嗚咽着說道。姐姐。您是真的要走嗎。麗影兩眼一酸。早已落下淚來。說道。妹妹。這還和你鬧着玩嗎。佩瑜聽了。將頭一歪。斜偎在麗影懷裏。嗚嗚的哭將起來。麗影也跟着落了一會淚。掏出自己的手帕。替佩瑜擦着眼淚。哄着說道。妹妹。我去不多日子。就要回來的。咱也不過暫別幾天。好妹妹。你別哭了。佩瑜止住了眼淚。黯淡着聲音說道。姐姐。您真的過幾天就回來嗎。麗影道。是真的。佩瑜這才不哭。二人直說了一夜。到了天明。才合攏眼睛。沉沉睡去。直到僕人們在院中搬動傢具。方將二人驚醒。二人連忙起身。佩瑜忙問麗影道。姐姐。今天就要動身嗎。麗影將佩瑜攬到身旁說道。不是的。大概還得過三二天。才能動身。現在

是先收拾着粗笨的傢具。佩瑜眼圈兒一紅。嘆了一聲說道。咳！想不到快和姐姐分離了。可是您要走了。妹妹我……說到這裏已哽咽的說不出話來。麗影心中也一陣發酸。那淚兒已湧到眼眶裏。再忍也忍不住了。便像斷了線珍珠。撲簌簌滾將下來。慘然說道。妹妹。我那裏捨得了你呢。我有心不去。可是我父親的脾氣。很是古怪。現在我惟有問老天爺。爲什麼讓咱二人都生爲女子。更恨立婚嫁制度的那個人。爲什麼不許同性的人結婚……說到這裏。便用手帕擦了擦眼淚。將佩瑜緊緊的抱在懷中。用自己的手帕。擦拭她粉面上的淚痕。將自己的臉兒。偎着佩瑜的桃腮。安慰道。妹妹。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咱二人也不過是暫時離別。不久我就回來。好妹妹。你不要難過了。再說。假若是我要出了門子呢。你不教人家娶去行嗎。佩瑜此時已止住了悲痛。聽麗影這樣說。便狠狠的睨了一眼說道。虧你是個女子。若是男子。還不知怎樣的負心呢。只要你不嫌棄我。我這一輩子也不想出門子。那都像你似的。想要……麗影破涕爲笑的說道。傻妹妹。快不要說這種傻話了。你現在捨不了我。我是更捨不了妹妹。可是恐怕你要出了門子。見着自己的那口子。過不了三天。就把想我的心忘了罷。佩瑜笑道。都像您呢。總想女婿。我不論如何。也忘

不了姐姐和我那天晚上的事兒。就是出了門子。那女婿怎樣也不如姐姐能體貼入微。知情識趣……麗影不待佩瑜說完。笑着打擾道。得了。得了。現在說的都好。見了女婿。那女婿一切一切的。都比我勝強百倍。佩瑜忙說道。別說了。我們不像恁似的。看過那個。麗影忙打岔道。妹妹先別提那個。咱說點正經罷。我們明天不走。後天就要動身了。佩瑜忽聽麗影說明後天要走。不覺又打動了她的心事。心中一酸。那淚兒已經在眼眶裏。便連忙低下頭去。撫摸着自己衣角。麗影看了佩瑜的情形。自悔失言。不該又提要走的話。然自己心中。也覺一陣淒涼。幾乎要落下淚來。遂勉強忍住。苦笑着說道：妹妹。咱二人快去攏攏頭。洗洗臉。我和你一同到你們家。去和伯母辭行。再和伯母說。讓你在我們家裏。住三二天。我們走時。你再回家。咱二人可以多聚會幾天。說着站起身來。便叫秦媽打臉水。洗臉。麗影和佩瑜梳洗已畢。又到上房告知母親。二人直奔佩瑜家中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俊麗影暗室欺嫂  
美佩瑜藥爐侍親

話說麗影和佩瑜二人。到了佩瑜家中。佩瑜忙將麗影父親要到上海赴任。並携眷同往的話。對着她母親郡主說了一遍。郡主因素日很是喜愛麗影。驟然聞得要分離。不免也有些不捨。再看佩瑜站在旁邊。背着身子。用手絹擦淚。知是她們小姐妹倆素日要好。或因麗影要離開她。有點難捨難分。但也是無法挽留。便問麗影定幾時動身。麗影答道：大概明後天罷。郡主又向佩瑜說道：佩兒你不要難過。讓你麗影姊姊。常常給你通信。不似和在一處一樣嗎。佩瑜聽了。心想。您那裏知道我們二人的事。常通信有什麼用處。不過在紙上空談而已。那能有像我們在一處好呢。忽聽麗影對郡主說道。伯母。你讓我妹妹在我家裏住幾天好嗎。我快走時。再把妹妹送回來。郡主聽了。便說道。我還要留你在這裏住幾天呢。既是這樣。就讓她去罷。麗影聽了便說道。還是伯母。痛愛我們姊妹。說着。便走到佩瑜面前。拉住佩瑜手兒說道。佩妹妹。咱們走罷。郡主也說道。跟你姐姐去罷。佩瑜這纔和麗影出來。又到了自己的房中。找了一張自己的四寸像片。遞給麗影道。姐姐

。這張像片送給您罷。留着做個紀念。姐姐幾時想妹妹的時候。也可以拿出來看看。麗影接過像片。看了一看。便在片上吻了一吻。然後又將像片抱在懷中說道。妹妹看你花顏月貌。聽你鶯歌燕聲。就是鐵打的羅漢。也得動心。還不知那個有福的……佩瑜一聽。知麗影又要不說好話。便不待說完。就用手將她的嘴兒捂住。都突着小嘴說道。人家心裡都快堵死了。您還這樣的開心。麗影將佩瑜的手拉開說道。妹妹。打我的嘴怨我……咱們快走罷。天都要黑了。佩瑜便和麗影一同走出。到了麗影家中。剛要吃飯。麗影的母親。便讓佩瑜在上房一同吃飯。膳畢。佩瑜便與麗影同到臥室。將麗影推在床上。自也躺了下來。將麗影的玉臂枕在項下。便說道。妹妹。有什麼心思話快和姐姐說罷。佩瑜將杏眼合攏說道。我此時雖有許多話要說。可是說不出來。麗影向前湊了湊笑說道。妹妹。我若離開你。您想我不想呢。佩瑜將眼微睜了睜說道。咳。姐姐我怎會不想您呢。麗影笑道。你既是想我。我明後天也就快要和您分別了。今天你不要像從前似的。那樣驚拗我。佩瑜聽了。粉面上現出紅雲。即是無話可答。只說了一句。不想您了。便要扭過身去。麗影趁勢便將她緊緊摟住。正在這個當兒。只聽門兒呀的一聲。進來了一人。那人走到床前。笑着

中華民國廿四年二月廿五日收到

王 敬

說道。二位別攙着了。她二人正在如癡如醉的時候。猛的嚇了一跳。忙翻身坐起看時。見不是別人。却是嫂嫂。二人都覺紛面上一陣發酵。便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還是麗影笑了笑說道。嫂嫂請坐。說着便將身子向佩瑜這邊一挪。給她嫂嫂挪出了一個空兒來。麗影的嫂嫂將麗影向裡邊一推。笑道。你去那邊坐着去。你還沒和佩妹妹親熱夠嗎。你躲開也該讓我來和佩妹妹親熱會了。麗影和佩瑜。疑他嫂嫂已竟發覺他們秘密。愈加忸怩不安起來。麗影的嫂嫂挨着佩瑜坐下。伸出玉臂。將佩瑜香肩一抱。歪着玩笑道。佩妹妹。我要走了。你不想我嗎。佩瑜道。怎會不想呢。說着將頭向麗影的嫂嫂酥胸上一倒。便偎依在她懷中。麗影的嫂嫂見了佩瑜。這小鳥依人般的樣兒。心中越發的憐愛了。便向她們二人說道。咱三個人一同照個像去好不好。佩瑜說道。我已竟送給姐姐一張我的像片了。我還要向你要一張你的像片呢。麗影忙說道。嫂嫂我正沒有像片呢。咱們現在就去照去。說着就要下地。麗影的嫂嫂說道。現在時間晚了。明天去罷。三人訂好了明天上午。一同到同生照相館去照像。說好了。她嫂嫂站起來就要走。佩瑜拉住她的手兒笑道。嫂嫂今天別走了。咱三個人都在這房裏睡罷。麗影的嫂嫂搖頭笑道。我們不在這睡。在這睡反倒攪擾你們了。

。佩瑜和麗影心裏有病。一聽嫂嫂這樣說話。二人的臉上都漲得飛紅。正在這時。忽聽秦媽推門進來。說道。大奶奶大爺找您呢。麗影的嫂嫂聽了。便將衣服略整了整。便向佩瑜說道。明天見。一轉嬌軀。娉娉婷婷向外而去。麗影恐怕她嫂嫂回來。二人略坐一會。這才放心。佩瑜打了個哈欠說道。姐姐。咱們睡罷。麗影便去將門上好。回頭見佩瑜。早就躺在床上。便將外衣脫下。上床將佩瑜抱在懷中。氣昂昂說道。您還警撈我。快把衣服脫下來。要不然我不讓你睡。佩瑜無法。便將外面的衣服脫下。搭在床欄杆上。麗影又道。不行。都脫了。佩瑜便將下衣也脫了下來。也和麗影一樣。將燈熄滅。攢到麗影被中。一摸麗影。却已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掛。麗影被佩瑜一摸。格格笑將起來。佩瑜用纖手便去摸麗影二個乳房。低低的笑着說道。姐姐。您讓我吃一口罷。麗影向前一湊道。來。吃哪。佩瑜果真放在嘴裏。含了一下。麗影覺得一陣遍體酥癢。緊緊將佩瑜摟抱懷中。恨不能二個人黏在一處。永久不離開才好。甜密的相偎了一會。麗影鬆開了佩瑜。伸手替她解去背心上的小鈕扣。佩瑜拉住了麗影說道。咱不脫背心。您替咱解開作什麼。麗影道。都得脫了。一點也不許穿着。佩瑜不肯。麗影便將佩瑜撕擄了半天。佩瑜鬧不過麗影。便也脫



得赤條條一絲不掛。麗影便要接着步驟和佩瑜……。佩瑜也不迎不推。麗影却鞠躬盡瘁的……。直鬧了半夜。二人俱都筋疲力懈。困乏的支持不住了。才先後睡去。直睡到次日晌午。麗影的嫂嫂前來叫門。方才驚醒。穿好了衣服。佩瑜覺着渾身酸軟。懶倦思睡。麗影也是懶洋洋的。麗影的嫂嫂又在外面叫道。快開門。天都快黑了。二位別儘管睡覺了。喊了一會。又用纖指在門上彈了幾下。麗影忙將門開了。麗影的嫂嫂走進房裏。佩瑜正在下地穿鞋。麗影的嫂嫂向床上一瞧。那被子尙未疊好。見雖是舖着兩條被子。那一條却是絲毫未動。便知道昨夜二人睡在一個被裏。只是不好意思說明。麗影和佩瑜見嫂嫂進來。直注目床上。恐怕被她看出破綻。麗影忙走過去將被疊好。佩瑜答訕着向麗影的嫂嫂說道。嫂嫂今天起得很早哇。麗影的嫂嫂笑道。你們看看。都快到十二點鐘了。我要不來。你們二位還不知睡到什麼時候起來呢。別是昨夜二位都沒有睡覺罷。佩瑜臉兒一紅。尙未答話。麗影聽她嫂嫂說她們二人沒有睡覺。便不待佩瑜答話。忙接着向她嫂嫂遮飾道。嫂嫂真說對了。我們二人昨夜直說到打過三點鐘才睡着了。她嫂嫂又笑道。二位有什麼心思話。說到半夜。麗影恐怕她嫂嫂再往下追問。忙打岔說道。嫂嫂昨天不是說今天去

照像嗎。麗影的嫂嫂道。我正爲這事來的呢。你哥哥到朋友家。同學家。去辭行去了。我們趁這工夫。早些吃飯。好去照像哪。麗影喜皮涎臉的笑着問道。嫂嫂。我哥哥是恁什麼。他要不走。恁大概找也來找我們罷。他嫂嫂不待她說完。站起身來。就要去捉她。麗影早有預備。他的嫂嫂却撲了一個空。跌了一交。待到起來。麗影早已推開門跑到院中去了。麗影的嫂嫂不好再向院中追去。便站在門口用手指着麗影說道。你跑呀。我看你進來不進來。麗影站在院中格格的笑。說道。我不進去。嫂嫂您出來。麗影的嫂嫂裝做要追去的樣子。麗影回頭便跑。恰巧一脚踩在秦媽的足上。那秦媽咕咚一聲。坐在地上。麗影見撞倒了秦媽。忙去攙扶。秦媽站起來。一邊揮土。一邊說道。佩小姐家車夫來說。郡主病了。要接佩小姐趕快回去。麗影聽了。不覺吃了一驚。佩瑜在房中已經聽見。忙問道。是真的嗎。秦媽答道。騾車尙在門外候着呢。佩瑜這時心就慌了。忙去穿衣服要走。麗影的嫂嫂忙攔道。您走也得擦擦臉哪。麗影忙命秦媽打臉水擦臉。麗影的嫂嫂拿了攏子。替佩瑜攏了攏頭。秦媽將臉水打來。佩瑜略擦了。也不暇到上房告辭。急急忙忙的向外就走。麗影和她嫂嫂送到門外。佩瑜上了騾車。直待車走動轉了灣。麗影和她嫂嫂方才進去。這時

佩瑜坐在車上。恨不能一步。飛到家去。那騾車却走得非常緩慢。好容易到了家門。車夫拿下脚蹬。佩瑜從車上下來。進門直走上房。才到了屋門口。就覺得一股子熬藥的氣味。便推門進去。見那老奶媽正在外屋爐上煎藥。佩瑜急問道。媽媽。我娘是什麼病。好點了嗎？老媽媽低聲說道。現在已好些了。方才睡覺。已請了大夫看過了。說是內熱受風。佩瑜這才放心一點。到裡屋看了看。見母親蓋着兩床棉被。已沉沉睡着。臉上却現出憔悴樣子。佩瑜恐將她母親驚醒。便輕輕的走出。那老奶媽就是佩瑜的乳母。所以對於佩瑜。很是關心。便問道。小姐。你吃過午飯了嗎。佩瑜被她一問。肚中反倒覺着餓起來了。這才想起從早起。尙未吃東西。便向老奶媽說道。還沒吃呢。我替你熬藥。請您隨便給我弄點吃的來罷。老奶媽忙去廚房。給佩瑜預備午飯。那佩瑜在外屋中坐在藥爐旁邊。望着藥鍋出神。忽見麗影一推門進來。佩瑜連忙站起讓坐說道。我母親方才睡着。您在這兒坐會罷。麗影坐在佩瑜身旁問道。伯母得了什麼病。可曾請大夫診治。佩瑜道。據老奶媽說已請大夫看過了。說是內熱受風。吃兩劑藥就會好的。麗影又遲遲頓的說道。妹妹。我明天就要動身了。佩瑜一聽。忙拉住了麗影的手。緊緊的握着。低着聲兒說道。您明天就去上

海嗎。麗影只點了點頭。佩瑜還問麗影的話。見老奶媽拿着碗筷進來。一見麗影。便笑嘻嘻的先向麗影請安。麗影稍欠了欠身。老奶媽又問佩瑜在那屋吃飯。佩瑜問道。姐姐你也沒吃午飯罷。一同到我房中吃去好不好。老奶媽便將飯開到她房中。轉身出來說道。小姐你去吃飯罷。已在你房中擺好了。我在這裡要看藥鍋。佩瑜便拉着麗影。到了自己房中。二人草草吃過午飯。擦過了臉。佩瑜拉着麗影坐在床沿。自己也挨身坐下。兩眼直望着問道。姐姐。你昨天不是說。過三二天才走嗎。爲什麼明天就要動身呢。麗影見問。先歎一口氣然後說道。事也是太湊巧了。我原本想陪兩多親熱兩天。不想伯母病了。你走後。我父親就從外面回來說。今天接到滬司電報。催我父親火速到任。恰巧後天招商新銘輪船開往上海。便決定明天早車到津。後天可以搭新銘輪船走。佩瑜聽了。低頭想了一回。臉上現出了一種無可奈何的樣子來。說道。姐姐。你明天走。今天能否住在我這裡。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呢。麗影道。我也願意住在這裡。但是我自己的東西很多。必須要我回去收拾。明天早晨上車。要住在這裡。恐怕趕不過來。佩瑜又問道。您是去上海嗎。麗影道。大概住在上海。住址我還不知詳細。佩瑜聽了。心中覺着一陣難過。兩眼一酸。遂向麗影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收到

呈 啟

懷中一倚。用玉臂一挽臉兒。便哽哽咽咽說道。姐姐。你到了上海。千萬可給妹妹來信。不要把你苦命的妹妹忘記了。麗影聽了。不覺也掉下淚來。遂答道。佩瑜妹妹。你說是那裏話。姐姐我心腸就是再硬些。也決捨不得將妹妹忘了。佩瑜又道。你走後我也不再上學了。咱倆人不知還能見面不能。麗影道。我們在上海最多也不過二三年就要回京。爲什麼見不着面呢。佩瑜這時已止住了淚。用手帕擦着眼淚說道。姐姐幾時走。妹妹好去送行。麗影道。伯母正在病着。你明天不必送了。說着。將佩瑜曳倒床上。二人緊緊的摟在一處。又密談了一會。佩瑜忽然想起。母親吃的藥快煎好了。便將麗影一推說道。起來。我去看看我母親醒了沒有。麗影道。我也去看看伯母去。二人整好了衣服。又將髮髮理了理。來到上房一看。老奶媽已將藥煎好。倒在碗內。佩瑜和麗影進了裏屋。見母親還是睡着。二人又退了出來。佩瑜向奶媽說道。我娘還沒醒呢。你先將藥溫上罷。老奶媽便將藥碗墩在壺上。佩瑜看她都溫好了。麗影便要回去。佩瑜說道。姐姐。明天我也不送你了。二人拉着手。才走到門口。麗影想起自己的手帕。忘在佩瑜房中。便又拉着佩瑜回到房中。去找手帕。找着了手帕。佩瑜拉着麗影的手悲聲說道。姐姐。千萬不要把妹妹忘了。麗影一

聽忽的攀住佩瑜粉頸。說了聲。妹妹放心。姐姐決不把你忘了。說着便接了個長吻。佩瑜待麗影吻過。又說道。姐姐不要忘了今日最後一吻。麗影又在她粉頰上。吻了幾吻。忙說道。決忘不了。我要走了。說完。放開佩瑜。二人一同走到大門外。直待麗影上了洋車。佩瑜又再三叮囑。到上海別忘了來信。麗影點頭。車夫拉起車把。麗影坐在車上。只管回頭望着佩瑜。見她尙自鵠立在門口。目不轉睛的望着自己。不由得起了一種惜別的情意。直到車子轉了彎。望不見佩瑜。方才回身坐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良馬牽孽緣 侯爺遇艷  
酒樓叙衷曲 王妃風流

却說佩瑜見麗影去遠。遂即回身入內。到了上房。向裏一看見母親已醒。佩瑜親去侍候着她母親服了藥。又過了兩天。郡主的病已告痊癒。佩瑜因麗影已走。便也無心上學。郡主見她小學已經畢業。也不令她再考中學。如此過三四年。便不斷有媒人來給佩瑜提親。郡主因爲只有這們一個女兒。愛如掌上明珠。真是頂在頭上怕摔了。含在口內怕化了。所以對於她的親事。是特別的慎重。幾次徵求佩瑜同意。佩瑜總是紅漲了粉臉。羞答答的

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收到

書

散

一語不發。問急了她。只說一句隨母親的便。郡主無法。便對來提親的越發挑選得利害了。所以高也不成。低也不就。如此又過了三四年。佩瑜已是二十四歲。郡主惟恐誤了女兒的青春。恨不能一時就給佩瑜說好一個門戶相稱的婆家。恰巧佩瑜的姨母。來看望郡主。佩瑜給姨母請安已畢。佩瑜的姨母便命她坐在一旁。她的姨母將佩瑜細細打量一回。笑着向郡主說道。幾年不見。佩兒已有這麼大了。不知可會說妥了婆家。佩瑜一聽。她姨母提她親事。倏的粉面一紅。避回自己房中去了。這裡郡主笑着向她姨母說道。這孩子總是這樣子。只要一提她的親事。她便羞得無地自容。姨母笑道。女孩兒差不多都這樣兒。你我小時不也和她一樣嗎。接着忙問道。她今年多大了。可說妥婆家。郡主道。她今年二十四歲了。還沒說好婆家呢。我每天爲了她的親事。心中很是着急。妹妹。您若有相當人家。給她忙合着。佩瑜的姨母聽了。便一口應承給佩瑜物色一位乘龍佳婿。說了一會閒話。佩瑜的姨母便要回去。郡主命老奶媽僱了一輛驛車。親自送到門外。這時佩瑜也出來相送。郡主正向她姨母提說。別忘了佩兒親事。佩瑜聽了。不好再向外走。恐她姨母見了她。再說這樁事兒。便影在她母親背後。直待她姨母走遠。娘倆方纔進去。原來佩瑜的姨母到

佩瑜家來。正是爲的是她親事。因她素日知道佩瑜知書識字。才貌雙全。穩重端莊。她便有心給她外甥金親王保這門親。金親王家中。雖傭僕如林。却是一子單傳。今聽郡主託她物色親事。這不是一雙兩好。所以便一口答應。給佩瑜說一個門當戶對婆家。過了幾天。她便到佩瑜家來給佩瑜作媒。提的便是她外甥金親王。她便向郡主說明金親王很是聰明。和佩瑜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璧人。郡主一聽。心中非常願意。但是還不放心。有心要對面相看。佩瑜姨母忙說道。姐姐不信。可以去問哥哥。郡主一聽她這樣說話。便也不再要對面相看。就將佩瑜的八字交給她妹妹。佩瑜的姨母便拿着八字送到金王府。金親王便草草的合了合。也不犯什麼六冲五鬼等等。這親事便算成就。擇日換了庚帖。由他舅父主婚。配與金親王爲妻。夫妻到也相敬如賓。十分親愛。非常和睦。數年之間。生下了二子。長名金鐸。次名永嘉。豈知好事名魔。月盈則虧。金親王得了暴病。竟是一命嗚呼。王爵由其長子金鐸承襲。那佩瑜這時已由福晉升到太福晉了。她住的是高樓大廈王府。使用的男女僕人成羣。穿着的綾羅綢緞滿櫥。吃的是山珍海味。況且是上無公婆。中無妯娌。下邊就是她親生的兩個不滿十歲的兒子。按說逍遙自在。比活神仙還要加倍舒服。其實她因爲



幼年時受了麗影的痴情陶醉。像她那青年寡居。如何受得了。所以反倒弄得她茶不思。飯不想。寢不安枕。成天咳聲歎氣。愁眉不展。俗語所謂寡婦臉兒。焦黃筋瘦。這位太福晉一天比一天瘦。親友們見了。都說她是個守貞寡婦。不會有別的邪念。其實要沒有邪念。怎麼會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呢。這便是受了禮教的範圍。良心上既不敢縱情達慾。事實上又怕親友們指摘唾罵。她正在這難挨難過的年頭兒。可巧是改了民國。一班時髦俊傑。提倡婦女解放。她本是女學生出身。便盡力提倡男女平等。並且以身作則。也大肆解放起來。她到達到了麗影說的生不願作女兒身了。每天學着男子行爲。走走逛逛。聽戲。下飯館子。居然打扮得妖精一般。油頭粉面。周身香水。因爲每日要到娛樂場中。賣弄風騷。特備一輛敞篷馬車。配了一對醬粉豆腐花斑馬。坐在馬車上。腿搭腿。故意把光而亮的坤鞋一翹。身子向後一靠。粉面向上一仰。秋波向左右亂飛。表示意態滿足。蕩情瀰滿。特別寫意樣子。這種逍遙自在的神情。實在比當年坐在紅轎子裏。爽快得多多了。金太福晉既然這樣的風流。焉得不爲拆白黨垂涎三尺。然而太福晉早是胸有成竹。下了十分決心。斷不肯和不三不四的人。少通情曲。太福晉性所最好的就是聽戲。時常和那些名伶。却不分

形跡的往來。甚至與著名武生稱兄道妹。此足證金太福晉浪漫之一斑了。有一天金太福晉坐着馬車到香廠去看跑馬。身邊就帶着一個隨嫁過來的老奶媽。在茶棚內品着茶。觀看跑馬。那些土混混兒同一班闊人們。你來我往的抖絲韁。磕雙脚。馬走如飛。茶棚內的觀客。不時用兩手招呼着。張着嘴。拍着手。助興喝彩。太福晉看着心中喜歡。只恨自己是一個女子。不然也可以下場去跑趟馬。博得大家采聲。她正在看得出神時際。忽見由南跑下一匹白馬來。這馬跑得真似狂龍一般。四蹄蹬開。腰身塌下。走的又快又穩。只聽得轟的一聲。叫好的聲音並時而起。太福晉忙去注意看時。只見剛纔由南跑來的這匹馬。週身如同雪練一般。長鬃長尾。一副嵌銀絲嚼環鞍坐。用藍絲打成的馬韁繩。這馬長的俊俏雄壯。真是螳螂脖兒。小耳朵。前腿肥長後腿肥短。細七寸兒。大蹄碗兒。大眼。長唇。尖屁股。再向馬上一看。騎在馬上那個騎手兒。年約三十來歲。細高身子。粉白臉龐兒。高鼻子。大眼睛。耳大有輪。口大唇紅。身穿雪白洋服襯衣。繫着花領帶兒。下身穿着一條藍道牙白色毛絨的洋式褲子。足下套了花道純毛襪子。足下蹬着黃色皮鞋。頭上頂着瓜皮式藍白道兒小帽。人的精神和馬的精神。聯成了一氣。太福晉看了這樣人物。不覺心中一

動。目不轉睛的看着。那馬手兒翻回來。復又探着身子向南細看。只那個俊俏馬手兒。下了馬。跑過四個人去。接馬的接馬。接鞭子的接鞭子。又有人給他披上件衣服。又有的不住的給他揮土。太福晉看着心中納悶。心說此人是誰呢。看着十分眼熟。說他是民國的新人物。可又不像。說他是滿清闊老。也有些不像。正在胡思亂想時候。只見那人走向這茶棚裏來。茶房便迎了出去。嚷道。爺！這裡休息罷。那人笑着走進來。後邊跟來三四個僕人。那人落坐。氣度到是很大。茶房等輪流送茶。點煙。遞手巾兒。忙個不了。忙了一陣。茶房笑着低聲說道。爺！這匹馬。是袁總統送的那匹嗎。那人略略點了點頭。金太福晉一聽。心中暗忖道。袁總統送他這匹馬。想必此人有些來歷。想到此間。不免頻頻轉頭注視那人。恰巧這次那人也是向太福晉瞧看。正在四目相對。只見那人站了起來向太福晉道。您是金親王福晉嗎。太福晉被他這忽然一問。不覺臉上一紅。反倒答不出一句話來。那人便走近太福晉這茶桌邊。太福晉這纔說道。我看先生很是面熟。可是一時想不起來。那人笑道。太福晉貴人善忘。況且咱們有十來年不見。一時怎麼想得起來呢？我姓黎號叫荃蓀。太福晉聽荃蓀口音。猛然想到未出嫁之前。最親熱的同學姊姊麗影。並聯想到她的哥

哥號叫荃蓀。太福晉忙道。嘔。原來您是荃蓀哥。咱們有七八年沒有見面了。你們幾時回京來的。現在伯父。伯母。嫂子。姊姊。在家可好。黎侯爺聽太福晉問起家事。不覺淒然。太福晉又去追問。黎侯爺歎了一口氣說道。咳！家父因在江蘇候補。您是知道的。我們一家是到了上海。因家母水土不服。忽然患起病來。當時人地生疏。請了兩邊大夫。因為悞服了湯劑。竟至一病不起。家父在上海却得了鑄造局差事。因武昌革命起義。上海風鶴頻驚。鑄造局又為軍火機關。年老人擔不起沉重。得了驚悸之症。竟在任上逝世。麗妹。在家母病中。由家嚴作主。嫁與令表叔厲紫樑先生為妻。但他是一個日本留學生。因與麗姊性氣不投。時起齟齬。到了後來。麗妹是住在上海。妹夫却去日本。已有二三年未曾來信。也不知究竟。拙荆在去年因伴靈回京。輪船在海面上遇險。途中勞煩。後因產後失調。在京亡故。現在是只剩孤身一人。雖蒙國家恩典。世襲罔替。但是改建民國。到後來恐怕沒有用處。惟一班僕人們。仍是侯爺相稱而已。想到前事。實在是不堪相告。太福晉聽了他這一套話。不覺悲喜交集。悲的是麗姊出閣後。竟致夫妻反目。守着活寡。又遠在上海。不能同幼年時耳鬢廝磨。相親相愛。況且自己中年守寡十分淒涼。喜的是荃蓀中年失

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收到

偶。未曾續娶。今日見面。實是有緣。想了一回。又想到自己的處境。恐他也不能盡知。正要開口。忽聽他又說道。去年王爺故去的時候。府上開弔。我也去弔祭。因弔客衆多。也不好給福晉請安。實在是失望得很。太福晉聽了把臉一紅說道。請坐。說着話。便命婆子拉過一個椅子來。黎侯爺這時也轉悲爲喜。笑着落坐。太福晉笑道。侯爺的馬跑的太好了。黎侯爺笑道。這是在家悶着無事。所以今日出來。找這樂兒。太福晉如喜歡。我再下盪道。太福晉臉色一紅微笑道。侯爺的腦口兒若有力量。何妨再下一盪道跑跑呢。黎侯爺道。那麼請您坐一會。我再去跑一盪。說着話。便站起身來。轉面向他下人說道。給馬預備好了。僕人應聲飛跑而去。黎侯爺復將外套脫去。邁開大步。走出了茶棚。撲奔馬道口兒去了。這裏金太福晉。轉面探着身子。向南瞅着。不大工夫。只見黎侯爺。仍騎着那匹白馬。跑將起來。兩旁觀衆依然喝采之聲。如雷的叫起來了。太福晉看了不覺的喜形於色。心說這樣英挺的人物。自然是充足的氣力。我豈肯把他空自放過。正在呆呆的想念。只見黎侯爺已經走來。太福晉忙着站起笑迎道。侯爺真是好氣力。健腦口兒。這匹白馬走的飄灑。來罷。喝杯茶。浸一浸嚔子罷。黎侯爺笑道。這算什麼。我跑三盪五盪的斷不會

氣喘。說着話便在太福晉旁邊坐下。老奶媽忙着倒茶。僕人遞過手巾。黎侯爺道。我又不曾出汗。何必擦臉。輕輕的擦了一遍。那太福晉目不轉睛看着黎侯爺。黎侯爺道。我聽說太福晉也很好玩車兒。您那兩匹花馬。却是很好看。太福晉笑道。那兩匹馬。花馬是羅王爺送給我的。黎侯爺道。蒙古王都講究快馬。太福晉道。侯爺要是喜歡那馬時。可以贈給侯爺。黎侯爺忙道。豈敢。豈敢。這兩匹馬當然是太福晉心愛的了。我豈肯奪人之美呢。太福晉笑道。侯爺太客氣了。兩個人談的心投意合。眼看日落西山。太福晉忍不住的笑道。荃蓀今天大概沒有飯局罷。黎侯爺道。今天有飯局。還是我作主人。太福晉聽了。面上帶出失望的神情。忙道。哪。你瞧。怎麼這麼巧呢。今天你若不作東道。我想着約你去吃便飯。黎侯爺笑道。太福晉請猜一猜。今天我作主人請的是那位。太福晉笑道。這句話可奇了。侯爺請客。我那裏能猜得着呀。黎侯爺笑道。今天我專爲太福晉定下美益飯店一個大房間。太福晉笑道。今天須得歸我請你。黎侯爺道。隨便吃飯。誰請誰都是一樣。太福晉笑着連連點頭。心裏說不盡的快活。說着話。太福晉吩咐套車。黎侯爺也自立起身來穿好外套兒。僕人回來稟道。車已套齊。太福晉和黎侯爺這才並肩走出茶棚。太福晉道。荃

孫咱們一塊兒坐我的車走罷。黎侯爺笑道。更好了。也得說話兒。太福晉就命奶媽去坐侯爺的車。二人坐在小馬車兒上。這車的坐位本來就窄。太福晉自覺又被黎侯爺的電力吸住。當然是兩肩緊靠。太福晉覺得萬分愉快。車馬順着前門大街往北轉西向西珠市口而來。馬路兩旁。人烟稠密。不認識的。都很羨慕這一對青年夫婦。有那認識的都很詫異。怎麼金太福晉和黎侯爺湊上對兒了呢。其實在金太福晉的心理。這總算是替偉人們提倡婦女開放。更可以給青年孀婦作個先覺模範。轉眼間車到美益飯店門前。太福晉和黎侯爺並肩下車走進房間。美益掌櫃一看。一位是中興大將之後黎侯爺。一位是金親王的生母金太福晉。自然格外的表示歡迎。二人到了房中。僕人等退去。只有老奶媽在房中伺候一切。夥計不叫也不敢擅自進來。黎侯爺向老奶媽道。你也到別的屋子休息休息去罷。老奶媽笑道。我沒有什麼累的。太福晉會意。笑道。這個奶媽是我的幼年奶媽。我們可以隨便談談。老奶媽也笑道。我伺候太福晉足有二十多年了。黎侯爺笑道。你總算是太福晉的奶娘了。你吩咐茶房。叫他們來個人。我們先要點酒。老奶媽應聲出去。登時茶房進來。笑道。太福晉和侯爺。用什麼酒。說話之間。把當日菜牌子遞上。笑着低聲說道。太福晉和侯爺看看

。如有不適口的菜。可以改幾樣兒。黎侯爺看了看道。再添上炸桂魚。生菜大蝦。轉面又向太福晉道。您喝什麼酒。太福晉道。我是不能喝酒的。你愛喝什麼。你隨便要。黎侯爺笑道。酒乃助興之物。今天恁不論什麼酒總要喝點兒。太福晉道。你喝什麼罷。黎侯爺道。我最愛喝白蘭地。太福晉道。那麼我陪着你喝點香濱罷。黎侯爺道。好極了。又向茶役道。預備罷。茶役應聲去了。太福晉和黎侯爺。吃了湯。用了點麵包。茶役斟酒。菜蔬一樣一樣兒的隨着上來。兩個人真像是久旱逢甘雨似的談談了起來。待到餐罷。就在美益飯店開了房間住下了。直到次日上午十一時。始各回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色慾過度魂歸地府  
財運亨通漫遊扶桑

話說金太福晉在美益飯店與黎侯爺發生第一次肉體關係後。二人就儘日間雙宿雙飛。遊逛聚樂。太福晉真乃是揮金如土。盡量快意。她因想手中幾萬現金將快用完。便將偌大的府第賣去。得了三十多萬錢。便任意快樂。不到一年功夫黎侯爺因淫慾過度。猛然間吐了幾口鮮血。暈厥過去。金太福晉趕緊給他請大夫調治。親自侍候湯藥。那知他的病根已



深。醫藥罔效。越來越重。太福晉心中焦灼萬分。眼裏看着黎侯爺的病。沒有挽回。就要一病不起。却請了一位西醫診治。這位西醫看完了之後。偷偷的對太福晉說道。侯爺的病。已達肺症第三時期。病入膏肓。恐不能醫治了。就是再請別人。也不過是多教病人喝點苦水。依我看來。還是請太福晉給他預備後事罷。太福晉聽了此言。知是無法挽回。便吩咐他的僕人。給辦後事。待到僕人諸事預備停當。那黎侯爺只是昏昏沉沉的睡着。人事不知。停了一回。忽見黎侯爺一陣轉側。似乎是要醒來樣子。太福晉連忙過去。低聲喚了幾聲。就見黎侯爺。忽然睜開了眼睛。太福晉連忙問道。您！喝水嗎。黎侯爺。用那凝滯的眼光。向太福晉看了半天。稍稍點了點頭。太福晉忙倒了一盃參湯。送到唇邊。黎侯爺只喝了一口。就不喝了。太福晉將盃放下。便湊到近前喚了一聲黎侯爺。只見病人一陣清醒。便伸出手來。將她拉住。哽咽了半天。纔說道。妹妹我……太福晉忙即答應了一聲。但聽病人。接着有氣無力的說道。我的病。大概是不能好了。太福晉不待他說完。便攔他道。侯爺您不要胡思亂想了。我看您。現在的精神。比前兩天好得多呢。黎侯爺苦笑了笑道。咳！妹妹。我明白。您這不過安慰我罷了。你看我這病。已竟到了這步田地了。能好的話

。就是微倖。我還能不希望好嗎。但是一件。恐怕天不遂人願。說到這裏。眼圈兒一紅。欲哭無淚。看他那樣子。心中還不知怎樣的難過呢。太福晉忙又說了許多的安慰話。病人又犯起喘來了。太福晉又勸病須靜養。不要過於勞神。黎侯爺便將雙眼一合。似乎要睡。過了一會。忽見病人面色慘白。兩眼直往上翻。氣喘不止。太福晉忙上前拉住了黎侯爺的手。高聲呼喚。一邊呼喚。一邊用手帕。去拭自己臉上眼淚。這時外面的僕人。也聽見了。有一個名叫劉順的僕人。人很機靈。是太福晉最重用的僕人。他聽了這個聲音。忙三步。跑到後面。走進房來。也帮着太福晉呼喚。叫了半天。才見黎侯爺。慢慢緩了過來。大家這纔放了一點心。太福晉主張。又命僕人劉順去請著名中醫蕭友龍來診治。蕭友龍診過了脈。退出病房。把手一拱說道。侯爺的病。很是危險。兄弟醫道太淺。請你們另請高明罷。這時太福晉也隨着出來。一聽大夫這樣說。連忙上前央告道。蕭大夫請您多費心罷。不論如何。也得救一條命。您給開個方子。吃兩服藥看。雖然說是人已無望。也只好是死馬當活馬醫了。蕭友龍關於金親王太福晉的面子。被他纏得沒法。只說道。我給你們開個方子罷。但是只一件。你們照這方子。給病人吃了下去。若見輕。你們再去找我。若

是不見什麼效。你們還是得再請高明。太福晉連連答應。劉順忙又將蕭友龍。讓到客廳。早有預備好的筆墨。蕭友龍便給開了一個藥方。不過是幾位草藥。是無關痛癢藥材。蕭友龍開好了藥方之後。便告辭走了。太福晉忙命僕人去抓藥。却叫劉順暗暗的知會了積房。預備着。便回道病房。坐了一會。黎侯爺。忽然又睜開了眼。向四週看望。就好像看不見的樣子。太福晉忙走過去。走到病人的面前。呼喚道。侯爺。您找什麼。黎侯爺又伸出手來。抓了半天空。太福晉。忙將他的手拉住。黎侯爺。向着這邊看了看道。你……你……是我……的妹妹！嗎。太福晉忙答應道。哥哥是我。您有事嗎。黎侯爺。若斷若續的說道。咳！妹妹！我這別是作夢罷。說這話時。聲音非常細弱。幾乎聽不出來。太福晉把頭低下。側耳細聽。才辯的出來。連忙的說道。哥哥是在這裡了。怎會是作夢呢。您有什麼話。就告訴我罷。黎侯爺掙扎了半天。似乎要起來的模樣。太福晉忙過去輕輕將他按住道。您就躺着。這句話尚未說完。只聽黎侯爺。哇的一聲。一口鮮血。噴了出來。直噴了太福晉一臉。這時太福晉也顧不得血污。便將黎侯爺扶起。忙招呼老婆子。來收拾血跡。等到收拾完了。衆人再看病人時。見他已竟面無人色。氣息如游絲。劉順一看知道不好。忙吩咐老

婆子們。趕快給候爺衣裳拿了出來。一面和老媽子忙合者。將壽衣穿好。這時外面僕人將床扛來。連忙搭好。將黎侯爺的屍身。搭在床上。方纔放好。竟自噁了氣。衆人便都嚎啕大哭起來。這時到爲難了金太福晉了。因爲黎侯爺雖與太福晉同宿同住。然於名分上却沒有說過什麼。況且自己有二個兒子。若把這事鬧了出去。被清室知道了。豈不大糟特糟。事急智生。她把心裏一橫。想道。人既已死。不能復生。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她便趁人忙亂之際。暗地裏與劉順說通。將一切善後託與劉順。自己却從後面小門避走。僱了一輛馬車自回王府。她二個兒子這時正在學校念書。也不知道自己的母親所爲。到了第二天只聽門上報了進來。說。黎宅侯爺於昨日病故。太福晉便以弔喪爲名。便乘了雙馬車到了黎宅門口。只見黎宅近支宗親出來迎了進去。那劉順也是機靈。假裝沒有從前事的樣子。便上去請安。引那太福晉到了靈幃裏。與黎侯爺的近支眷族相見。太福晉却裝腔問道。侯爺是得什麼病症。可有延醫調治。近支眷族因只知黎侯爺有錢。所以聞報前來。也不知道得什麼病症亡故。今見太福晉一問。不免也是將劉順所報的得了吐血之症而亡的話。與太福晉說了。此時便在靈前祭奠一次。又往靈幃裏哭了一回，出來又問可打電報到上海與姑太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收到

星 徽

太。劉順站任靈則答道。上海電報已經發去。可是未得回覆哪。近支親屬因多要分潤。便走上前來說道。上海姑太太既沒有覆電。我們想明天發引。在長春寺暫厝。再行開弔。太福晉道。這事我們內親不便過問。你們既如此主張。到也甚好。說罷。便即告辭。近支眷屬便留住太福晉明天送靈後再走。太福晉便也答應了。至第二天送靈完畢。太福晉始歸王府。這樁事只有黎侯爺府中僕人知道。那劉順與太福晉本有瓜葛。將喪事辦理完畢。即行告退回家。黎侯爺一切財產善後之事。自由其近支親屬承繼不題。且說太福晉自回府後。因迴想到黎荃蕪死後情形。實在是悲傷已極。可是又不敢彰明昭著的哭泣。祇可在暗地裡落了幾點情淚。幸喜有的是錢。什麼事可隨身所欲。有一天那黎侯爺的僕人劉順。由鄉中回來。見了太福晉。他就說出生財的主意。立一個堂號專門放賬。太福晉與劉順本有曖昧之事。自然是一口應承。將一個偌大府第賣下來的三十多萬銀錢。一半作為放債資本。由劉順經理。放起閻王賬來了。原來這類生意。非常獲利。因為北京是多年建都之地。居民之中。多有大官大商。是改了民國。袁總統想做皇帝。各省軍閥跋扈。便將糧稅。除賠償外債之外。所有賸餘。都被截留。政府因一無收入。也只可專指借外債度日。這一來不

要緊。第一窮了前清王公八旗人士。第二窮了各機關的官吏。第三是商人也受影響。因此各大商家富戶。俱藉着賣房售地借債。成了北京重要的事業。又加劉順是個乖巧的人。放出賬去。大半都是九五出扣當月利。還是三分息。半年不還。沒收抵押品。由此金太福晉日進千金。除過日子之外。尚有數餘。轉瞬數年。到了民國十五年。小王子也長大了。在中學畢了業。金太福晉本來是個女學生出身。自然知識開通。便想把兒子送到日本去留學。借此自己也可以到遙日本逛一逛。況且他的表兄弟們都和日本名流相好。有這樣種種的便利。金太福晉主意拿定。擇日帶領着兒子金鐸前往日本。隨身就帶着僕婦一人。一路之上。自然是由天津先到大連。在大連和親友盤桓了幾天。搭輪前往門司。再由門司乘坐火車直往東京。到了東京便有忠親王舊日的朋友。山石先生招待一切。日本國本是君主立憲的國家。他們對於金太福晉。無形之中還有一種特別優待。各報紙上也都登載前清金親王現到東京早稻田留學。其太妃隨同來京遊歷。這條新聞登出之後。驚動了一個商業大學的華文教授。列位你道此人是誰。就是黎侯爺的妹丈。麗影的丈夫。原是金太福晉娘家表叔。然他的人性險詐。多行不義。在上海自與麗影結婚後。生了一個女兒。因與麗影性氣不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收到

投。便獨自一人。到日本東京。恰巧東京商業大學缺少一個華語教授。便請他擔任。那厲紫樑自然是樂於從命。後來與一位日女私通。却也情投意合。十四五年光景。生了二男二女。隨把那位結髮妻麗影置諸度外。麗影雖常寫信給他。他就裝着沒有這會事一樣。直氣得麗影連急帶恨。却發了瘋病。後來還是他的女兒。給他寫了一封信。那信中却說的是：「父親若不以兒之母爲妻。不以兒爲女。我母女只好在各報聲明。我父因另娶日婦。拋棄我母女毫不知顧。女只得犧牲色相。爲娼或爲優。掙洋錢。孝養我母。此非女兒羞恥。實爲我父不仁不義所致耳。等語」。厲紫樑見了這封信。生怕妻女給他現眼丟人。才瞞着日女。寄家五六十元錢。像這樣的人。跟他妻女尙且如此情薄。何況對於一班朋友。厲紫樑這日看見每日新聞。載着金太晉福領着兒子由中國到日本來留學。心中不覺一動。他想。金太福晉是我的表姪女。聞得她將金王府出售。得了三十萬元。握着鉅大財產。況且又是青年寡婦。遠道而來。我自當前去獻些慇懃。一盡了世交桑梓之誼。二並可以看看這個表姪女風采如何。以便入手。想定了主意。忙把頭面服裝。修飾整齊。非常漂亮。穿了一身簇新的上等西服。臨出門的時候。還對着鏡子一照。雇了一輛汽車。嗚嗚的到山石住宅而

來。到了門口。下了車。投入名片。當由下人呈與金太福音。金太福音接過一看。知是表叔厲紫樑。便命奶媽出來迎請進去。相見之下。十分親熱。金太福音先開口問道。姪女前幾年聞得三叔娶了黎荃蓀的妹子爲孀母。現在可好。因爲孀母是姪女同學。所以是十分紀念。三叔在上海結親時本想親來晉見。其時適因忠親王新故。姪女又在寡居。致使少於問候。實在是抱歉得很。厲紫樑一聽。便驚了一掠說道。拙荆過門未久。只生一女。已在上海病故。太福音聞麗影已故。不覺悽然。便道。怪不得荃蓀故去時。訃電到了上海。未得覆電。原來三叔已在日本。故此訃信無法投遞。但是現在可會續弦。厲紫樑聞得荃蓀已死。更是肆無忌憚。當即答道。續娶的可是日婦。却生了二男二女。太福音當問道。三叔怎麼知道。我們住在這裡呢。厲紫樑道。侄女是前清的王妃。且又是忠親王的甥女。日人最是尊重忠親王的爲人。再說以一位王妃的身分遊歷外國。也是罕見的事。所以他們各報館。都是記載姪女起居注哪。金太福音道。咱們來的時候。本想先行報告三叔。因爲不知三叔住址。一時無從打聽。又因起身匆促。把這事倒忽略了。厲紫樑道。太福音近幾年必是十分充餘罷。太福音道。自把王府出賣之後。我就移居到銅虎胡同居住。後來把那宅子讓

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收到

呈 繳



給我們本旗穆老太太。算是得了三萬塊錢。却到了這裡。厲紫樑道。如今我國一天比一天窮。我們對於經濟上。也不可以不打算。我聽說姑奶奶。把賣出府第去的錢放出去不少。究竟得利不得利呢。太福晉道。若干血本放出去。還能不得利嗎。不過我一個婦道人家。那裡能彀經理這等土面兒的事體呢。所得的利益。不免叫劉順吞沒了不少。這層總是我缺少真正的親近人。厲紫樑道。那麼令宗兄不會代替經理點兒事麼。太福晉道。不用題他了。自王爺故後。不知因為什麼。忽然他和我斷絕往來。我打發人請他。他不見面兒。我到他家裡。他躲着我。髣髴是見了我。他就丟了人似的。三叔恁想可氣不可氣。厲紫樑道。按說他可不應該這樣。那麼姑奶奶便可以依靠忠王府他們哥兒們喫。太福晉道。自己人尚且如此。親戚更不能指了。現在我是孤樹不成林。只好自立門戶罷。厲紫樑笑道。也好。這年頭兒。講究婦女自立。婦女開放。男女平等。是世界的新潮流。姑奶奶是個開通人。一個人無拘無束。自自由由想作什麼就作什麼。作的是也好。作的不是。也沒有人過問。凡事看開點兒。一切的樂境就都有了。太福晉道。我奶奶臨終的時候還說。三叔是個最有能力的人。心腸兒又熱。將來遇見難辦的事。便可請三叔維持。又說這樣的交情。和我親

叔叔還有什麼分別嗎。厲紫樑道。是的。是的。以後姑奶奶不論大小的事由。有用我的地方。大可給我信。雖赴湯蹈火。我這個三叔也不能辭。太福晉笑道。姪女來到這裡。打算多逛些日子。山石先生是沒有工夫。他們太太又是孩子多。也不能時常出門。三叔若是有工夫。咱們叔叔姪女到各處逛逛。豈不甚好嗎。厲紫樑是風月場中的妙手。一看他這位表姪女。雖然是個寡婦。但是滿面春情。再看那等穿章打扮。香氣撲人。便知道有三分可以入步。又覺着這位太福晉屢次在自己身上詳細注視。更知道有五分可以入步。遂即笑道。我在日本居住是有二十多年。儼然我就是日本通了。日本國的名勝。我是熟的很。姑奶奶打算到那裡去遊逛。我都可以奉陪。我的日本話說出來。日本人都承認我是中國人。太福晉笑道。有三叔這分本事。將來我們不能在中國立腳的時候。仗着三叔的力量。可以入日本籍。厲紫樑正色道。哎呀。我頗有入日本籍的思想。可惜我的財產不及格。如果我有五萬塊錢的產業。我還是不客氣。一定入日本籍。現在我這個日本女人。已經生了兩個女孩。兩個男孩。入籍還不容易嗎。太福晉笑道。我這個最小兄弟多大了。厲紫樑笑道。去年才生的。太福晉道。那麼我們這位日本婦子今年高壽了。厲紫樑笑道。今年三十八歲

太福晉撲吃一笑道。呦。這真可笑了。我今年都四十二了。這可是小嬌子大姪女了。厲紫樑一手拈着那二分長的日本新式小鬍子。兩眼瞟着太福晉微微一笑道。日本的風俗。男子的年齡總要比婦人長着十幾歲。古人所謂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太福晉笑道。今年三叔五十幾歲。厲紫樑笑道。今年我五十整。太福晉聽了。面色略略一紅。笑着低下頭去。厲紫樑一看。便知道有七分可以入步。連忙彎下身去。低聲說道。姑奶奶今天若是寂寞呢。晚間在我那裡吃晚飯。吃完了飯。再一同到淺草公園看看電影。太福晉道。我也要到你家裡看看這位日本嬌子哪。厲紫樑道。那麼我就先走一步。到五點鐘時候。我派汽車來接你。太福晉道。那更便當了。厲紫樑便即告辭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拆白術假充經濟學  
佈黑幕秘結戀愛史

話說厲紫樑。他的心思細密。竟看出金太福晉是個浪漫無度的婦女。所以他才敢施展他那掀誘激媚的手段。表現他那笑臉眉飛色舞身搖的態度。使那心蕩意淫的金太福晉在那不知不覺的。就陷入在他的圈套之中了。當日金太福晉來到厲紫樑家中。汽車將到門前。

厲紫樑領着兒子。早已迎出門外。太福晉下車。厲紫樑笑道。請罷。我們等的都着急了。太福晉看那個小日本兒。笑道。這是我大兄弟呀。厲紫樑道。可不是嗎。太福晉笑道。我可稱的起是大姐姐了。說着話。厲紫樑把門兒推開。只見內門裏邊他他密（席地）上跪着三個婦女。太福晉忙着深深鞠躬。脫出鞋。走下他他密。也伏身跪下。厲太太說着半口兒中國話道。太福晉的呢。來的很好很好的呢。我們沒到車站去接。啊。很不好不好的。太福晉道。我來的時候。也沒有通知叔叔孀孀。也很對不住的。厲紫樑道。這是慫的大妹妹和二妹妹。太福晉笑道。呦。你瞧。我這兩個妹妹長的真是東洋美人似的。大小姐道。姐姐一路上十分辛苦了。我們也未能遠接。太抱歉了。太福晉笑道。大妹妹說話。簡直像我們北京人。大小姐笑道。妹妹原籍本是北京。怎麼姐姐却忘了嗎。太福晉笑道。噯。我繞住了。叔叔是北京人。妹妹可不也是北京人嗎。厲紫樑笑道。這是你們老姐姐了。二小姐道。我們是常叨念姐姐。今天忽然來到我們家裏。實在是想不到的快事。太福晉道。本來我那兒能到這裏呢。因為送我的小孩子上學。借此到這裏逛逛。說話之間。便坐在綴墊子上。厲紫樑夫婦相陪。大小姐轉身取茶上來。遞茶行禮。一如日本習俗。厲紫樑笑道。

姑奶奶。我真是中日合璧的家庭。太福晉道。中日兩國本來同種同文。現在所處的地位又差不多。理應共同携手支持東亞危局。厲太太道。太福晉說的很好。我們很盼望着中日兩國的人。實心實力的向那共存共榮的道路上走。太福晉看厲大小姐那相貌。又美麗又大方。忙問道。大妹妹現在什麼學校裏讀書。厲太太道。他們都在商科大學。再有三年。可以畢業了。太福晉道。今年多大了。厲太太道。他十六歲。大小姐笑道。按着我母親說。我十六歲。按着我父親說。今年我十七歲。太福晉向厲紫樑笑道。外甥和姨兒歲數一般大。我們要不是保守禮教。您看有多麼合式呀。厲紫樑聽了這句。已知太福晉要把那世交叔叔的名分打倒了。不覺笑道。世界上的新潮流。新學說。對於男女婚媾的事。除了同一血統不許結婚之外。其他便沒有什麼不可的。教習學生結婚。既視爲當然。那麼還有什麼輩行可說嗎。太福晉道。要論合於人民的心理。還是外國的風俗。我國的禮教有時候真叫人發生苦惱。厲紫樑笑道。我們見的大略的相同。厲太太道。你們在這裏說話。我去看看廚房。再有三十分鐘。就應該用飯的呢。厲紫樑道。太太你去作你的事。我陪着姑奶奶說話。太福晉道。嬌母不要多預備菜。吃家常飯就很好了。大小姐此時也站起來。向他父親說道。

我幫着我母親作飯去。不然離不了日本菜的味道兒呢。厲紫樑笑道。對了。你去罷。請你老姐姐也嘗一嘗你的烹飪手藝如何。大小姐忙着去了。這裏太福晉和紫樑叔叔姪女縱談肺腑。厲紫樑又打聽北平的景況。太福晉歎口氣道。北京的人民實在等於涸池之魚。除了乾死之外。別無他法。厲紫樑道。現今世界的演進。純是經濟問題。不論是怎麼樣高尚的人格。怎麼樣的博學多文。只要沒有錢。大家就看着不如優伶走卒。只要有錢。娼優奴隸國賊。一樣的有人恭維。這年頭兒真是笑貧不笑娼。便是變相兒的嫌貧愛富。我們以後作事。萬不可輕視銀錢。免的受那老來貧。吃人家白眼。太福晉道。三叔在日本多年。深得外人的同化。本來這金錢乃是文明之母。沒有金錢。任你何等樣的英雄。也是沒有人來理會。無如像我這獨身的婦人。等於缺腳蟹。什麼事也辦不到。敢則是。敢則是。說着面色一紅。微笑道。敢則三叔要是幫忙爲力。拿我這已有的三四十萬元的資本作基金。經營起實業來。有個五年六年的工夫。或者也能成個小局面的事業。厲紫樑聽了太福晉這句話。已知道有了九分可以入步了。立刻微微一笑道。我在日本充當教員。但是隨時留心他們的一切學識。對於實業和經濟上。總算略有心得。看罷。倘有機會。我掏出我的經驗。您拿出

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收到

去

啟

您的資本。我們合攏起來。一心一意的作件生財之事。大概可以獲利。斷不至失敗。太福晉笑道。只怕是三叔。舍不得這日本……厲紫樑笑道。日本究竟是外國。沒有什麼可戀的。太福晉笑道。三叔既是有意。我們改日再細加討論。話到此處。厲太太已然將菜飯作好。大小姐便在小坑桌上鋪下匙箸酒杯。二小姐便將菜味捧上。這叔叔姪女就對坐飲起酒來。酒飯已畢。厲太太忙着給兒女更換衣服。天到八點多鐘叫來兩輛汽車。除了厲太太帶着兩歲的幼子在家。爺兒五個都到淺草公園去看電影。當日電影看完。太福晉仍回山石家中住宿。厲紫樑對於太福晉的言談舉動。已知道有了九成可以入步。但等實行那一分。便可以大功告成。立時便能操縱幾十萬元的資本。自此每日偕着金太福晉遊逛上野。日比谷等公園鎌倉大佛寺等處。什麼富士山。什麼大分縣野馬溪。溫泉地獄。以及西京琵琶湖等處名勝。沒有一處不遊逛的。二人行必同車。宿必同榻。食必同桌。浴必同池。一個是如虎之身。一個是老當益壯。一個是蕩情無既。一個是馬快槍急。於是二人密訂終老的辦法。研究兩三個禮拜。金太福晉便定期先行回國。厲紫樑便將自己的存款和太福晉臨行所留的款項。一共都存在橫濱正金銀行裏。每月約有一百六十塊錢的利息。把取息的證據交付夫

人。遂分付道。中國國事已有不堪設相之勢。將來長養子孫不能不賴日本。無如我們的資產不夠入籍的資格。我充當一輩子窮教員。終久是辦不到。不如趁着金太福晉的資本產業。我們也可以弄個十萬八萬的。這筆月利。足夠你母女們的生活費和教育費。暫時全且過活。大約不出三年。我把鉅款弄到手裏。然後我再回來。便可以享受一生的幸福了。厲太太道。君自爲之。教育子女是我的天職。君回國是有宗旨的。萬不可被事所迷。留而忘返。叫我們母女望眼欲穿。厲紫樑道。厲氏子孫都在這裏。我焉能留而忘返呢。厲太太不覺熱淚流了滿面。夫婦商議已定。厲紫樑便約一位至友。代理他功課。這位朋友也很講道德。說明將每月薪金。提出十分之三來。送給厲太太零用。此款每月也可以有一百多塊錢。日本婦女的性情。最是柔順。視夫君真像天似的。不論什麼事。絕對不會違拗。再說那分勤勞刻苦。實在是世界婦女的模範。每日黑早起來。先說掃屋室。整理什物。樓梯地板他他密都用濕手巾擦了。然後打發兒女上學。預備丈夫出門的衣服。跟着就是茶點。茶點後。上市購買物品。回來作午飯。午飯後。帮着丈夫料理職務。或是工作自己的職業。用完晚飯。書算一日的賬目。還要在職務之餘看書。沒有小孩的還好。若是有一兩歲生的小孩。

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收到

呈

續



還得搵孩子駝到脊背上。照舊作事。大概得有三二十萬財產的人。或是位在各省（部）次官以上。家中才有僕人。不然。顧用僕人。便被親友鄰里所笑。說是奢侈懶惰。沒有大和魂的真精神。男女由大學畢業之後。如沒有相當職務。就是拉車掃地夫充下女也得去幹。打算仍然依賴父母。并不是不可。但是就被一般人罵他是無賴子。腐敗鬼。整個的廢民。再說。警察也不容他游手好閒。每日要催他去作事。實在他不願意作事。便把他強拘到國家的工廠去作工。這便是日本國富強最大的要點。却說厲紫樑將家事安置妥當。這才起身回國。由大阪到了天津。就給金府打了個電話。金太福晉接着電話便由北平動身去接。二人見面說不盡的歡喜。彼此都有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之意態。當日便住在國民飯店。盡情玩逛了三天。這才同車返回北平。厲紫樑老實不客氣的便住在金王府中。太福晉將先王爺所用的幾套黃雲海鵝絨鋪蓋。又檢出些鋪墊緯帳供給了他應用。並吩咐府中一切人等。說是厲老太爺是我的義父。現在回到北平專為照料府中一切事情。所有本府莊田房產以及出入款項等。一概都由老太爺作主。凡是老太爺簽字蓋章之件。就如同王爺簽字蓋章一樣。如有不遵辦的。立時革除。太福晉這道嚴命交派下來。誰敢不遵。但是這個階級的人。離家

在外給人充個奴僕。絕沒有講究俠義熱誠。只要誰給的錢多。誰就是恩主。他們明知道這位置厲老太爺便是襲了故去王爺的地位。誰敢慢待他絲毫。更沒有人替老王爺捉這不相干的姦夫。就是府中多年的老僕人。也不過在暗地裡長歎幾口氣而已，況且厲紫樑是個最有心機的人，到府裡將及一個多月。已將府中一切的田產房產陵地等不動產造了一本細冊。又將銀錢珠寶什物等類造成一冊。件件都註明約價若干。金太福晉一看他這老伴侶這樣精明強幹能手慣戰。只喜歡的不知怎麼優待他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騙廟產神殿作幽舍  
奪地畝佃戶泣流離

話說太福晉因厲紫樑辦事精明強幹。正想去安慰幾句。便欵欵的踱了進來。那厲紫樑正在批閱利息摺子。連忙站起迎接。太福晉笑道。老爺子您何必這樣用心哪。這兩天天氣熱了。厲紫樑道。這所住宅。屋子却是不少。就是蓋的不合法。大概是冬不煖夏不涼的情形。空氣也不甚好。昨天我檢閱契紙。見有部宅借洋五百元。以家廟作抵押。我想這部宅必是你姨父家裡罷。太福晉道，可不是。他們的家廟是玄帝觀。厲紫樑道。那座玄帝觀。固然是不小了。可是玄帝觀毗連的那座花園。地面十分寬闊。況且裏面的花木池沼山石都

很富麗，我看他立的那張字據寫的是家廟一座。毗連西花園一處。定的是二年期滿不還本洋。准其債權人收房。我算了算還有三個月就滿期了，我想姑奶奶明後天。就到邵宅走趟。送些禮物過去。就說我們身底下住的宅子要從新修蓋。暫時沒有住處。借他們家廟堆東西。借他們花園暫住三兩個月。這邊房子修齊立時就遷回。我想邵老先生自然能允許。只要我們搬過去。姑奶奶你隔三五天就到邵宅胡亂的應酬應酬。再時常派人送禮物。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忘了償還這筆債務。那時候我自自有方法。叫他們雙手把偌大的宅院拱手白白送給我們。太福晉笑道。你可算成了智多星了。厲紫樑道。請你就依計而行。准保馬到成功。兩個人在暗室中研究妥了這個方法。次日金太福晉便備了些禮品。到了陳府胡同邵宅。見了邵二老爺了。這位邵二老爺年已七十多歲了。耳又聾。眼又花。心裏時常又發迷糊。一見這位外甥女兒來了。却是十分歡喜。彼此問好已畢。又說了會子家常話兒。金太福晉命人將帶來的禮品取進來。無非是些上好吃食東西。笑着說道。姨大爺。外甥女給您帶點兒吃的東西來。您要是吃着合口味呀。您只管說句話。甥女派人就給您送來。誰叫我哥哥姐姐都沒在您跟前呢。甥女不替他們盡點孝心，可有誰來替他們盡孝哇。邵二老爺笑道

。好姑奶奶。現在的年頭兒。聽說是改良了。不孝順父母是本分，似姑奶奶這樣行事的人可實在太少了。得點好吃的。還能惦記着姨大爺。真是難得的很。前次借你幾百塊錢。至如今本利都沒還哪。實在對不起你。太福晉笑道。您不用題那點兒事了。那幾百塊錢。甥女孝順您了。您要是缺花的。您也只管說話。您用多少甥女派人送過多少來。我姨大大故了。我不孝順您。孝順誰呀。老頭子聽了這幾句甜言蜜語。心裏覺着十分愉快。笑道。貴府離我這裡就是稍遠些。不然你可以常到這裏，我們爺兒倆談談。也很開心那。太福晉道。姨大爺您還題那。我們住的房子當初蓋的太不合局式。現在一天比一天熱了。甥女打算從新修蓋。既是大動工程。就得暫時在別處住着。甥女想。姨大爺對門花園子和家廟不是都空着哪。甥女想和姨大爺題一題。暫借給甥女住三兩個月。應該多少房租。甥女加倍的送上。部二老爺哈哈大笑道。姑奶奶說的成了笑話了。我們這樣至親。借住幾個月房子還要收房租。豈不叫人笑話嗎。現在人心是壞了。我們這守舊的人家兒。更得嚴守道德。寧可窮而至死，斷不能作那損人利己。形同詐騙的事。太福晉笑道。可不是嗎。社會是變成鬼域了。我們人心能變嗎。部二老爺道。姑奶奶真明白。如今似你這等璞玉渾金的人。以

後可就少見了。太福晉道。那麼。姨大爺不肯收受房租。甥女更得格外有分人心了。邵二老爺道。姑奶奶隨便。那一天搬過來都成。來呀。走過一名跑上房的使喚小子。邵二老爺道。你去吩咐門房兒。金太福晉日內搬到我們花園裏暫住。今天打發人過去給打掃打掃。太福晉忙道。不用了。明天甥女多派幾個人。就勢兒修理完了。甥女幾天也就搬過來了。邵二老爺笑道。姑奶奶搬到我對門。我也有個解悶兒的地方了。太福晉一見事已成熟。無可留戀。立即告辭。臨行之時。邵二老爺再三囑咐。快些移過來。金太福晉回到家中。見了厲紫樑。便鼓掌大笑道。邵二老爺真是個沒有知識。腐化極了。經我這麼三言兩語。他就信以爲實。滿應滿許借給我住了。這真是肥豬拱門。厲紫樑笑道。這類知識淺陋的老頭兒們。本來在淘汰之列。我們佔了他的產業。是應當的。這也是弱肉強食。天演之理。太福晉道。以後我們怎麼處理呢。厲紫樑笑道。然不用勞心了。這所大房子算是到了我們名下。金王府遷移在橋井胡同玄帝觀。施家胡同的住房。大加修改。住過了半年。陸續送給邵二老爺錢財。大約不過三百元。吃食却是時常送過去。厲紫樑暗暗地派人修理各處。竟把那玄帝大殿。改了他的寢室。隨時與太福晉在那殿裏幽會。又把邵宅的契紙在法院登

記處備案。然後在稽征所稅成金宅紅契。無形之中。便算侵佔了。後來邵宅的人。打算要告金宅。經律師一審察。邵宅毫無理由。在法律已自放棄權力。再告當然一定敗訴。邵二老爺這才如夢方醒。可是偌大的花園家廟竟被甥女兒給騙取去了。老頭子氣的跑到金王府裏指天畫地舉出好些故事罵了一大頓。厲紫樑喜笑顏開的百般勸解。這才把邵二老爺送走。邵二老爺走後，金太福晉這才走出。笑著說道。這個老糊塗蟲。其愚真不可及。厲紫樑道。沒有法律知識的人。在這文明時代活着就算萬幸。二人說罷。相視笑着走進屋中。太福晉因爲白得一處大住宅。心中一高興。遂與厲紫樑表現一番親愛。厲紫樑自此更加勤勞。這日將金府莊園的老賬找出。詳加考查。一看陵上的祭田地約有三十多頃。滿是府中包辦承種。每年除去預備四季上坟祭掃應用的祭品燒紙之外。並不繳納地租。厲紫樑這日和太福晉說道。陵戶承種着三十餘頃地。每年並不交租。這種辦法是前清腐化章程。現在是民主政治了。平民豈有種地不納租之理。也顯係和平均地權的主義反對。我想不如收回由我們自種。太福晉道。這類不講理的章程。本是祖宗留下的。厲紫樑道。他們自種了二百七十年了。也該叫他們吐出來。主人翁享點幸福了。太福晉道。你說二百多年。就這麼傳

留下來的老規矩。他們五六十戶人家都倚着這塊田地長養子孫。我們一旦把地收回來。把人趕去。恐怕事情也不好辦。厲紫樑道。這一般豬狗似的小民。我們收拾他們還不是易如反掌麼。太福晉道。這件事又該瞧你的深謀考算了。厲紫樑道。大興縣我有位朋友。我們花個一兩千塊錢的運動費。遞個請求呈文。就說現在人民平等。就沒有主人奴僕之稱。更不應有主權的事實。本府從前有家丁若干戶。理應遵照立國精神。切實予以自由。實行開放，惟念其生計爲艱。每戶擬賜予肥美田地十畝。俾其贍養家口。這樣仁至義盡的主人。在公事上看着。沒有人說句不好。其實呢。我們輕輕的就把他們驅逐了。要地呢撥給他。他不要地呢拆給他三四百塊錢。房地一齊交出。然後我們另行組織莊園管理處。實行自種。要說三十多頃。每年除去開銷。所得也很不少了。再用日本農事新法來耕種能使田畝加倍的出糧食。就是這頃田地要是切實整頓起來。我們也稱的起中國人中的地主資格了。太福晉道。老爺子你真是奇計百出。這事要叫我想辦法。把腦汁用乾了也是沒用。厲紫樑哈哈大笑道。姑奶奶。咱們兩個人這才叫作共存共榮。合作到底哪。有你這分資本。有我這分知識。何愁不致富呢。太福晉笑道。他們都說中國人沒有團體。似我們兩個。還能說沒

有團體的精神嗎。說着微笑不止！厲紫樑強奪佃戶地畝的陰謀擬妥。依法進行。可憐那五六十戶園丁。男女老少二三百口。竟自把二百來年的產業。一旦被那知識階級的奸人奪去。有那挺而走險的壯年人。打算努力抵抗，豈知厲紫樑早有預備。一般無靠的鄉民。只得抱頭鼠竄。哭哭啼啼的遷移到他鄉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改契紙陵地贈情侶  
移靈柩遺襪盜珠寶

話說厲紫樑對於佃戶。所說的話。所作的文章。以及官廳所發公文。官吏所交派的官話。聽着看着都像是條條有理。其實可把五十多戶小民。滿都打到死囚牢裏去了。推而言之。大人先生的文字言論大體也不過如是。所以佛說的話。絕不能算全屬子虛罷。這五十多戶良民散去之後。厲紫樑便向太福晉計議設立莊園辦事處的組織。太福晉道。本府房屋既是由你得來的。這三十頃田地又由你收回的。論功酬勞也應該明明的送給你點利益。況且將來我那兩個兒子都長大了。萬一他們不容我們自由。那時豈不苦了你了。依我之見將這項地畝分作兩分。一分仍歸本府。一分作爲本府賣給三叔。就把他改換你的契紙。這便是你養老的產業。至於說以後再生出什麼財產來。也要如此辦理。再說兒子大了是不可靠的。



我們另立一分家業。防着將來他們和我反目。厲紫樑道。這話也不能就說一面兒理。你我這種密事。小王爺們還能贊成嗎。你想想辦法也有道理。那麼。我就照你的意見着手去辦罷。厲紫樑把金王府祭田地十餘頃稅了自己名義。他又以全部的土地。作為基本。設立一處新新農業場。鑿了八眼深井。四周種植楊柳樹。專為收取楊柳杆子。又將全部劃分四大部分。甲部專種果木。乙部專種葡萄。丙部專種五穀。丁部內分菜圃花園。菜圃取法歐洲。如洋芹菜洋龍鬚菜。日本結球大白菜之類。花園多取法日本。專培養各種新秋菊花。大麗花。日本牽牛花。日本松。以及各種南花。設立經理司賬技手勞工等名目。開辦的時候。用了十幾萬元資本。每年的收穫總在五萬元以上。這日晚間他和太福晉臥在床上吸煙。紫樑道。前幾天我到農業場。順便又走到王爺陵裏看了看。你看那巍巍赫赫的享殿碑亭。那樣高大的寶紅頂。真是十分莊嚴。令人看着起敬。太福晉道。我們第一代太老王爺是平三藩最有功的人。塋地焉能不闊呢。厲紫樑道。我對於歷代王爺的陵墓。固然是十分欽敬了。但是有一種感慨。和一種憂慮。感慨的是。當年平定闖賊。誅除張獻忠等流寇。消滅藩鎮制度。在那時候總有人歌功頌德。到了如今呢。居然有人百般毀辱。憂慮的是。堂堂的帝

王陵寢竟自被劫。主要要犯人並沒指出誰來。赫赫袁總統的墳墓聽說也被炸毀了。公然就沒有人敢說是誰炸的。若照這樣看起來。這類王陵還能保存的永久嗎。太福晉道。這年月可真奇怪到了點了。生民遭塗炭還有可說。死去百年的枯骨。也不能安於泉壤。這是什麼主義呢。你說的話切實有理。但是我們有什麼妥當辦法。不叫他被刨。厲紫樑道。因為國家除不掉這類共產黨土匪。不論誰也沒有辦法。太福晉道。不然多派些個人看着。厲紫樑大笑道。派一百人看着。也攔不住十個有快槍的呀。何況打着官軍旗子的大爺。誰敢攔阻。東陵的事。好幾位王爺代表溥浩然向閣總司令懇切陳辭。請他認真查辦。他也一點兒辦法沒有。太福晉道。那麼只好就聽之而已。你這智多星大概也沒有好法子罷。厲紫樑笑道。我有善法。祇怕你不敢辦。太福晉道。嚶。你說出什麼話來我駁過你呀。你有好法子。何防試辦一下子呢。厲紫樑道。你我解決這個問題。先得研究他們盜墓爲的是什麼。太福晉道。那還歸用研究嗎。就是爲得着棺材裏殉葬的物品。厲紫樑道。對了。假如棺材裏若是沒有值錢的東西。大概你請他去刨。他也不肯白費那氣力罷。太福晉道。土匪要有刨墳的癮。那麼義地早就都翻了個兒了。厲紫樑道。盜墓既然爲珠寶。不如把珍寶由我們自己取出來

。自然就沒有人垂涎了。太福晉道。你真能參謀事。這個方法固然是可辦。但是萬一有人說我們自己盜墓。那還了得。厲紫樑道。我們得了墓中的珍寶。還得落個整理墳塋名氣。太福晉道。你先把那口烟吃完了。你再把辦法詳細說給我聽聽。厲紫樑便把那口烟趕忙吸完。笑道。我們就說現在盜匪甚多。例墳盜物之業日有所聞。本府歷代祖墳。局勢渙散。守陵僕役既經遣散。人少地曠難以看守。擬將歷代祖墳遷於陵牆以內。既易看守其所遺地畝亦可種植。這類事。地面官照章批准的。然後預備下最好的外槨。在夜內動工將各墳依次開。你想想那些棺材還有個不腐朽的嗎。借着腐朽爲名。就將殉葬的珍寶檢出來了。然後再將腐朽棺材和尸骨滿都放入外槨之內。另擇地位。安葬行依次埋葬。日期不怕多。用人必須減少。人多口雜於事就不利了。太福晉道。工作在夜內。而且又是例墳移尸。我可有些害怕厲紫樑道。咳。如今有什麼鬼神哪。鬼神也怕金錢多槍砲利。佛廟改作住宅很多。見那位神佛顯應來着基督或者有點兒神。所以人人都不敢錯待禮拜堂。太福晉道。可也是。我們這屋子不是佛爺殿麼。我們在這裏什麼事都作到了。大屋子反覺着更爽快。二人在嘻笑嘲諷之中。將那盜竊祖坟之事。商議妥協。次日厲紫樑即往金王園寢之中。詳細調查。預

定刨出棺木之後。安葬到什麼地方。預料妥當。回到金王府。次日擬妥一件呈文。蓋上金府用圖章。派人遞到大興縣縣公署裏。縣公署認成是移靈是件尋常之事。也未注意。不過派人略略問了問移葬的理由。既與呈文相符。也就批准了。到了例收的那天。厲紫樑同着金太福晉到了園寢。厲紫樑早已就把棺槨預備齊全。人工也僱到了。是日天氣忽變。陰雲四佈。天到掌燈時候。太福晉和厲紫樑把烟吃的十足。然後又喝了幾杯燒酒。生吃兩瓣蒜。鼻子上聞了好多寶丹。派心腹家人。督催開工。厲紫樑隨時前去指揮一切。始代王陵工程雖然不比帝陵。可是也有甕城。刨到十二點鐘。這才到甕門。門以細磚所砌。厲紫樑一想。人家盜東陵是明目張胆可以用炸藥，我們盜陵是假托移葬。焉能用炸藥。只好用力刨鑿。二十多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鑿了兩個鐘頭。終鑿了一個窟窿。急的厲紫樑一頭大汗。直到天亮才把牆磚刨開。向裏一看黑洞洞。用手電燈一照。兩口完整的棺材。停放石頭桌上。棺材前邊。有石桌一張上邊排列着祭器。無非是周彝商鼎之類。此時厲紫樑命人將粗工帶出休息。命人將太福晉請來。這才命心腹之人。打開棺木。這口棺材雖然最硬的楠木。原來埋在地裏多年。不見陽光。不透空氣。自然就腐朽了。一經斧鑿便迎刃而解。所以古人有

用石棺的。歐洲人有用銅棺的。大概也是由於經驗而來。棺材蓋撬起。掀在旁邊。厲紫樑和太福晉向裏一看。見那尸身依舊如生。面目僅止變成黑紫顏色。心腹婆子持着電燈。厲紫樑伸手去摘那掛朝珠。朝珠本是套着脖頸。厲紫樑向上一提。不想便將那位金府始祖太老爺頭顱。就給掀掉了。立時皮肉脫落。就露出骷髏來了。那種疵牙咧嘴的形像。比上地獄的餓鬼尤且怕人。太福晉哎喲了一聲說道。嚇死我了。厲紫樑笑道。這有什麼可怕的。現在科學時代。不是神道時代。神鬼之說早已消滅。那個醫院裏沒有全人的骨頭架子。厲紫樑說話之間。早將朝珠。頂珠。頂托。帶頭。活計墜子。翎管兒。口內含的珠子。以及棺材四角殉葬押着陀羅經被的金玉之器。厲紫樑真是胆大心細的人才。詳細檢拾。絲毫不落。將一切珠玉金銀之物。盡數取出，代這一細細搜檢不要緊。可把個死去二百六十多年的王屍。弄了個粉碎。可憐這位王爺。名目上落個子孫重殮厚葬。事實上是子孫們倚着那堆骨頭發了大財了。其實後世子孫仗着祖蔭享受富貴尊榮的。誠屬車載斗量。不過這種剽墳毀尸取寶的子孫實在太忍心了。厲紫樑和金太福晉的行爲若按着舊禮教說。是個窮凶惡極的姦夫淫婦。要是以一般偽歐化的人們說起來。便是知識充足的一對戀愛情侶。他們兩

個只顧謀求後半生的安樂快活。什麼叫作天理人情。那又叫作道德法律。一概都置諸腦後。金王府歷代親王。共是八供。棺木是一十六口，盡數都被金太福晉和厲紫樑一一的開。檢出珠寶。然後移置陵壙內另葬。所得的珠寶金銀銅器等不計其數。然後派工匠等把各墳寶頂修葺得簇新。又將陵壙勾抹見新。那一帶不知內容的人們都說。別的王坟差不多樹也賣了。地也典了，亭殿壁樓也都拆了。惟有金王園寢。反能够從新修理。足見子孫賢能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回

衣香鬢影飯店留蹤  
寶氣珠光法廳起訴

話說金太福晉收了這宗大批珠寶。滿心歡喜。又與厲紫樑商議銷售方法。厲紫樑道。這種出土的東西。紅貨行的人一看便知分曉。若在北平銷售恐有不便。不如拿到天津。住在租界。專賣給外國人。既能得到十足價錢。又可以保險。太福晉道。看這樣子還得我們自己去一趟罷。厲紫樑道。我們借此到天津玩幾天。也是件痛快事。住在大飯店裏。大烟足吃。夜戲足聽。還可以到最高等俱樂部裏耍耍錢。太福晉道。天津俱樂部還有女人嗎。厲紫樑道。天津上海有兩種最開通的事。就是大烟館和俱樂部有女人。就以天津說罷。租

界裏的烟館俱樂部。每日總短不了那些闊人太太小姐們前去逍遣。到了那裏遇見朋友。那分周旋的精神和過節兒。要比男子加倍的活潑。太福晉笑道。那不是白給拆白黨送飯嗎。厲紫樑笑道。現在這類女子開了殼兒了。專以敲竹槓爲能。玩弄男子的手段是無奇不有。太福晉笑道。那麼。我們到那裏去豈不危險嗎。厲紫樑笑道。我們是過去人物了。他們的技能。還能瞞了我們的眼睛。說到這裏兩個人相視而笑。太福晉是個浪漫主義中人。厲紫樑故意提高他的浪漫興趣。太福晉自然是格外歡喜。二人商量妥當。次日便乘京奉頭等快車。到了天津。過了十幾天。天津繁鬧市上的中原公司。天祥市場。勸業場。有聲電影院。皇宮。天宮。明星。平安等電影園子。日本法國界內各大俱樂部。新明大戲院。德義。樂利。新旅。大北等烟樓。福祿林。東興樓。鴻賓樓。國民大飯店等處。時有金太福晉和厲紫樑的踪影。出入汽車。衣履闊綽。花錢大方。舉止閑雅。不論到什麼地方。當然備受歡迎。兩個人住在日界明石街熙來大飯店內。厲紫樑又是滿口高等日本話。轉託日本朋友約來外國古玩商。銷售那些殉葬珍物。凡事大都當着太福晉面前商辦。但是彼此說的都是日本話。太福晉在旁等於聾子一般。價錢多少無非聽厲紫樑一句話。其實厲紫樑背後收了

多少。太福晉如同作夢一般。連一點兒准底都不知道。不論什麼物品。只要價錢從廉。自然是銷售踴躍。沒有到一個月的工夫。就把一十六個王陵殉葬的寶物銷售八成。還有幾件留着自用統共得到六十多萬元。當時便將這六十萬元。分作五十萬元一項。十萬元一項存在外國銀行之內。這兩個男女心滿意足。又在天津大大的玩了十天。這才轉回北平。暫且不表。再說金太福晉創盜祖陵珍寶。因為僱用的人多口雜。難免有人在外傳說。驚動一個人。此人是金王府五服之外的本族晚輩。名叫金釗號子貞。是個法政大學畢業生。精通法律。刑事民事條文默誦的爛熟。他聽見這種消息之後。他就化裝一個鄉下人的樣子。去到金王墳左近。以及陵裏陵外調查清楚。他便作個訴狀。大意說是。金王府的太福晉鮑氏。膽敢僞稱移葬先人。竟將歷代王爵及王福晉——的棺材拆毀。將各棺中殉葬珠石等物。盡取一空。較比土匪盜墓尤為萬惡。且將殉葬珠寶運往天津售賣得財等語。法廳接了他的訴狀。立即派出法警承發吏。會同地方警察。前往橋井胡同金宅拘傳金鮑氏。這金子貞來時與法警約定。他先拜會金太福晉。比及見面之後。法警再到門上傳人。免得金太福晉逃避。主意安排已定。法警在胡同口外等候。金子貞遂走入府門。命僕人進內去回。太福晉叫



請進去。金子貞見了太福晉。依着府中規矩。仍然請雙腿安。口稱嬪母好。太福晉道。大  
格兒免禮。你阿媽。額娘都好。子貞道。都好。還命姪兒代問嬪娘好。太福晉道。你坐下  
罷。子貞遂坐在旁邊椅子上。婆子遞茶。請安。退去。太福晉道。近來阿哥作什麼事呢。  
子貞道。姪兒自從法政學校畢業之後。各處託人謀事。不過各機關長官一到任。便帶着若  
許至親至友。有成績的舊人。尙且不能存在。何況臨時才想進步。豈不是白用心機麼。太  
福晉道。若以阿哥這點學識。不論如何也該有個相當的事作。子貞笑道。此時作官作事。  
完全就論統系派別。守正不阿的超然派。就是孔孟孫吳。一樣的被排斥。太福晉道。照阿  
哥所說。豈不是天下爲私了麼。子貞道。如今是人心大變了。不論什麼事。總是一家飽暖  
千家怨。一人貪利萬民傾。想如今的人。多半都是言行相違。所以鬧的各等社會都成了鬼  
域世界了。今天姪兒有一件事特來稟明嬪母。太福晉道。有什麼事。子貞道這件事姪說出  
來。嬪母千萬不要生氣。太福晉道。有什麼事阿哥只管說。我有什麼生氣的呢。子貞道。  
侄兒近自在外聽說有個姓厲。假託嬪母之名。私將我們歷代墳墓刦盜一空。此事不知真假  
。太福晉聽罷子貞的話。面色忽變。忙道。天地間還有這類事。姓厲的那位先生。是我的

世交長輩。前次修整墳塋。是我求他幫忙。他費了一兩月的辛苦。將我們園寢修理得整整齊齊。觀瞻既壯。又容易看守。怎麼外人反倒造出這樣饑人的話來。豈不是太對不起厲先生了嗎。金子貞笑道。所以我也不信有這類反乎人道天理的事。無如外邊謠言甚盛。我們族人受了這不白之冤。不論如何總要洗刷清白了。不然有什麼面目以見先祖在天之靈。太福晉道。天地間的事。是真難成假。是假易作真。這種無稽之談。久而久之。自然不辯自明。難道說我們自己無緣無故登報聲明闢謠嗎。金子貞笑說道。這件事在沒有真相時期。斷無對外聲明之理。姪兒已有一種剖辯之法。不過嬌母得屈尊些。太福晉道。依阿哥怎麼辦呢。子貞道姪兒已在法廳遞過呈文。請法廳派人到祖陵上。開墓檢驗。如果棺木照舊。殉葬之物品仍然存在。那種謠言不禁便自息滅了。倘然不幸棺木已毀。殉葬之物已丟。那豈不是人有盜竊了。到那時候辦理移靈的厲先生。當然負着盜墓的責任了。子貞說到這裏。忽見回事的跑進來。向太福晉道。外邊來了幾個法院警察。同着本段巡長。叫請太福晉到外書房有幾句話說。太福晉聽罷。知道事情不妙。忙向子貞道。我們家務事。有什麼說的儘可以在家裏商議。鬧到法廳裏是什麼意思呢。子貞笑道。這也不是姪兒一人的私事。閩族

公意。屈尊孀母到法院走一趟。對幾句話。也就完了。太福晉忙吩咐道。劉順你叫管事的跟他們去到法廳。就說我不在家。回事的將要走。子貞忙攔道。不要去。孀母是明白法律的人。刑事訴訟。而且他出的拘票。你打算派人代理焉能行呢。太福晉道。誰是原告。子貞道。原告是金府閩族人等。姪兒是閩族人等所委的代表。今天自然是姪兒陪着孀母到趨法院。太福晉雖然性情浪漫。可是個婦女中的光棍。心裏早就明白八九了。聽子貞這幾句話。連連點頭說道。你既是原告。自然諸事好說了。忙着嚷叫婆子。貼身婆子跑了來。太福晉附耳交派如此這般。這般如此。婆子連連點頭。婆子連忙轉身出去。這裏太福晉吩咐回事的道。你告訴法警說我就出去。回事的走去。太福晉冷笑道。按說這件事。用不着到法廳。以我的力量不論如何也能把事辦清楚了。你在法院呈遞公事。實在是多此一舉。說話之間又喚進一個小丫頭來。命他取出衣裳。太福晉把衣履換好。便向金子貞笑道。阿哥。走罷。金子貞陪着笑臉說道。孀母請先走。二人來到外書房。本段警察法警等一齊站起。承發吏向前恭恭敬敬的將拘票遞給太福晉觀看。笑道。公事不由自主。請太福晉隨着我們到趨法院。太福晉看了看傳票。上邊明明寫着金子貞控告金鮑氏竊盜祖宗陵寢珠寶。指傳

到案候訊等話。遂即吩咐下人預備兩輛汽車。又向承發吏笑道。這件事真可笑了。誣告的官司我們非打到底不可。車開過來我們就走。承發吏道。不忙。好在到法院質對幾句話就完了。太福晉道。告人也得有真憑實據。不大工夫車已開到。家人起身往外走。將出府門。兩名法警便將太福晉旁下車。法警便把太福晉手腕用法繩拴上。牽拉着進了法廳。太福晉一見被法繩拴起。又聽什麼一股兒金鮑氏等等語氣，這才覺着案情重大。心中便害怕起來。法警把他一直拉到候審室。等了許久這才過堂。檢察官向太福晉問道。你是金鮑氏嗎。太福晉道。是。檢察官道。金子貞告你。私移祖靈。竊盜殉葬珠寶。你有什麼辯論嗎。金鮑氏道。移葬靈柩是呈明地方官查明批准的。至竊盜殉葬物品那是金子貞給我造的謠言。斷無此事。他既告我就得有證據。檢察官道。他訴狀上說。傳出一個厲紫樑來。一問便實。再說你和厲紫樑到天津銷贓是實在的罷。金鮑氏道。我到天津專為瞧親戚去。爲什麼硬加上銷贓的話。檢察官道。他請求本院。如你不肯承認。就得刨開棺木檢驗。棺中如要絲毫沒動。他情願担認誣告反坐的罪名。金鮑氏道。他純粹是借貸不遂有意誣告。檢察官道。誣告與否全是事實問題。將來開棺檢驗。自能證明。不過你能在開棺檢驗之前。證明

沒有毀壞棺木盜竊殉之物。也就不必費那開棺檢驗的手續了。金鮑氏道。我自有方法證明他的誣告。請法官多賞幾天期限。檢察官道。他告你的案情重大。應予暫時拘押。遂吩咐法警將金鮑氏帶下看押。次日天到午後一點多鐘。便有法警呼喚道。金鮑氏。太福晉應道。有。法警道。跟我來。太福晉隨着法警來到預審庭裏邊。檢察官喝道。金鮑氏。你的案情很重。現時仍在審查證據期間。你素來有病麼。太福晉道。是。素常有肝瘋的病。一急肝氣就發。檢察官道。你兒子遞了個保狀。交了保證金一萬元。對了鋪保。保你隨傳隨到。本廳。對於此案正在調查期間。你有反證的事實。也要從速預備。到了開庭的時候。不能證明。那可要開棺檢驗了。聽明白了。太福晉道。聽明白了。檢察官道。下去。太福晉聽了這句下去。如同逃了活命一般。立刻烟癮也沒有。精神也大了。口中連連稱道。是。是。法警領着太福晉出了庭門。便見迎面一人向太福晉低聲說道。接你的人都來了。太福晉也不知此人是誰。便自點了點頭。忽忽的往外走。法警給換了出門簽。那人便同着太福晉出了法院。早見厲紫樑同着一位衣冠齊楚的一人。站在街上。彼此見了面。厲紫樑忙道。上車罷。太福晉慌忙上車。厲紫樑又對送出太福晉的那人拱了拱手。和他的那個朋

友。一同上了一輛車。兩輛汽車一齊開動。汽笛嗚嗚塵埃蔽天。警察指路。行人避道。如風似電汽車。轉眼間跑到橋井胡同。太福晉下車一直的跑到臥室。向床上咕咚一聲。就躺下了。立刻鼻涕眼淚流下。口中喃喃的說道。哎喲。哎喲。可要我的命了。可氣死我了。婆子忙着點燈。小丫頭忙着燒煙。劉順進來又給他捶腰。小廚房刀勺齊響的給他預備菜飯。這時候厲紫樑走進來。太福晉一見厲紫樑。立刻眼淚如同斷線珍珠一般。抽抽答答的哭起來。劉順便自輕輕退出。厲紫樑道。事情已然出來了。怨也不必傷心。以後諸事都由我負責辦理。昨天可巧我沒在家哪。不然怎麼也不能叫他們把你帶走。我回來了。我就一時沒閒着。連夜找人。這才交了保證金。一萬塊。在家養病。隨傳隨到。適才我同着那位朋友。他是有名的律師。他姓魯號叫連伯。一切的公事。滿都是他一手辦理。太福晉道。這位的力量很大情義很高。你等我休息休息。再出去見見人家。厲紫樑道。他已然走了。明天約他下午七點到我們這裏。通長商議一個具體的辦法。據他說這件事十分危險。真要以法律解決。深恐我們落個自盜陵墓的罪名。再要重一點。還怕落個盜匪的名目呢。我們也有個辦法。姑奶奶你先打心沉下去。不用着急。我們回頭計議一個雙管齊下的法子。不道

過井裏打水向河裏刷一點。花出幾個錢也許就大事化小。小事化完了。太福晉道。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還不會。把財產變個相兒。到大連一住。那裏藏着的那些闊人兒。除了軍閥領袖。就是土匪頭。和賣國賣民的政客。他們雖然是罪大惡極。誰不敢揪他一把。可是故土難離。但能平風靜浪的渡過去。也就不便落個逃跑了。厲樑紫笑道。你別信這些冒充君子的小人的言語行爲。完全是靠不住的。就說這個金子貞。他說他爲他的祖宗坟墓。其實更是要想大賣祖宗的那把糟骨頭。你要不信。不出五天。我便能請他撤去他的假面具。現出原形來。太福晉道。總之要把這件事敷衍過去。我們就可以安然享福了。厲樑紫道。你放開心腸罷。都不行。我們遷移到日本國裏去。仍然不失闊人的資格。你先睡一覺罷。還是吃點東西呢。太福晉道。我吃足了烟。咱們一同吃飯。吃完了飯。我到你那邊休息休息。厲樑紫笑道。姑奶奶的精神太旺了。說話之間。厲樑紫也躺在床上。兩人對面吃了半天烟。然後吃飯。吃完飯。太福晉洗臉。勻粉。梳頭。換了一身衣服。這才和厲樑紫挨肩磨臂的來到東院。厲樑紫用出他那溫存女人的手段。竟把個金太福晉引的性趣澎動。歡暢起來了。當夜二人在那甜蜜親切之中。就把對付金子貞的方法商議妥當。次日魯連伯

來到。厲紫樑金太福晉出見。太福晉向連伯自然要表示十分感謝。魯連伯道。小事一端。法界中人。也很願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總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能了結。誰肯節外生枝呀。厲紫樑道。現在太福晉的事。當時固然是還沒起訴哪。總是不起訴才好。連伯道。界法。方面有兄弟擔任。設法維持着別提起公訴來。一方面。還得把原告人買奉好了。請他措辭撤訴。雙方並進。才能妥當。厲紫樑道。原告那面兒。我已託人向他去說。大概八能成了。法院這面完全求你老哥盡力幫忙。連伯道。事情呢。大致就這樣子了。我要告辭。城外還有朋友約會。太福晉再三挽留吃飯。連伯不肯。遂即辭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太福晉求援免纏  
金王孫受賄撤呈文

話說金王府盜寶的事。在表面上聽着。人人口談仁義。骨子裏誰不是指着那堆臭骨頭說事攪錢麼。魯伯連律師。本是賣來的某國法政畢業文憑。真正案子不敢接收。專門會拉捧。說合事却是個好手。因為他長於交際認識人多。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的發達。厲紫樑託他奔走。於是大生効力。那種盜墓的案子。居然能取保聽傳。足見他的魔力如何了。但是



這案情節非常重大。檢察廳。如何能把消滅呢。重要關鍵。還在金子貞那邊。厲紫樑託的是子貞的舅舅。此人是個北京文混混。遊手好閒。專門好管閒事。他好從中取利。厲紫樑託他了結這件事。預先要給他三千元的酬勞金。並且應着事完之後給他兒子荐個差使。他名字叫勝武外號叫勝三聊。天生性質是見錢眼睜開。動上錢是六親不認。厲紫樑許給他事完酬勞。並且當就給了他小兒子一張五十塊錢的票子。勝三聊見了白花花的洋錢。焉有不紅眼之理。當時滿應滿許叫外甥撒訴。厲紫樑辭出之後。勝三聊便到金宅去作說客。舅舅外甥見面。家常俗話說完。勝三聊便問道。我聽說你把府裏太福晉告下來了。子貞道。外甥告我孀娘。舅舅怎麼會知道了。三聊哈哈大笑道。那兒有不透風籬笆。你想想這麼大名望的一個金王府太福晉。被你告下來了。還能不傳遍了北京嗎。第一是報紙。人家有闢必錄。你能攔的了人家那枝筆嗎。這件事將來得落個什麼結果呢。子貞道。這事情很重大。誰也不能斷定將來的結果。不過外甥是金太王爺的子孫。就不能叫他白白的盜墓。勝三聊道。好子弟。子孫對於祖先是得這樣。可是你在告她之前。規定了什麼宗旨呢。金子貞道。沒有什麼宗旨。就是要打個她盜墓的罪名。勝三聊道。呃。你要打她個徒刑。好。可是你

有什麼證據呢。子貞道。什麼證據也沒有。就是請求法院。開棺檢驗。各墳若是被她盜了。自然那些朝珠等類的珠寶就沒有了。勝三聊道。她是若沒盜呢。金子貞道。那一定是完全仍在棺材裏頭。勝三聊笑道。還是你們學生派的人真明白。我問你假如要是完全無缺。能夠就算完事了嗎。勝三聊道大概得打你誣告。人家要是反訴。你當然要打個詐欺和損害人名譽的罪過兒。就算他盜墓。你准知道他盜的是那座墳。萬一你指的不是。還能都給你創開了不成。就算是都創開。你想想因為你一個人。那就把歷代親王你的祖先。滿都掀倒骨的翻騰一個過兒。你這當子孫的成了什麼人了。事情沒辦成。你先落個大逆子。再要查不出證據來。你還得饒上個徒刑。金子貞道。我有我的宗旨。舅舅別管外甥的事。勝三聊道。哎。你是我的外甥。你要是打了徒刑。我不是得着急嗎。你要是栽了跟頭。我也不丟人嗎。再說你額娘那偌大的年歲了。還架的住跟着你爲難哪。依我說。千里爲財。還是爲財。你心裏打算怎麼樣。無防告訴舅舅一句話。我也許替你幫個忙兒。達到你的宗旨。金子貞道。外甥爲的是訛他幾萬塊錢。你辦的到嗎。我說你不要管我的事。就算完了。勝三聊哈哈大笑道。嗚。原來你爲訛他的錢哪。你早說好不好。我何必替你着這分而急呢。

說着哈哈大笑道。嘔。原來是爲錢。好好。你爲訛他幾個錢。那就沒有多大的問題了。金子貞道。錢也得化。氣也得爭。勝三聊道。爲錢却容易辦。爭氣反倒不易。你要知道他。既敢創竊祖墓。他就得有所恃。你要是非辦他個盜墓的罪名。所謂人急了造反。狗急了跳牆。他有實力。他要豁出三萬五萬元來。聯絡起闔族人等證明並無其事。法廳大概也不敢據你一人之意見。便就創開十幾座王爺的墳墓。依我之見。他有的是錢。不用說盜墓他得着多少。就以他奪那些老百姓的產業。也值些個罷。你如果專爲得財。舅舅便有辦法。一定叫你如願以償。金子貞道。誰肯和他惹氣。但是制不住他。他豈肯輕意吐出賊贓來。勝三聊道。狠吃狠冷不防。盜劫盜放大砲。你控告他。算是放大砲了。他要是心虛。就得和你說點好話。討論個合作的辦法。他要是實力充足。他還回的砲比你的砲還要大。以這件事的情形而論。大概他總是有些心虛。所以他不想還手。他當然要用金錢來買你。你要是一定不認金錢這個面子。他可是要寧堵城門不堵淹溝了。他必多花錢。不是運動律師。就去聯絡族衆。他若是這樣雙管齊下。我恐怕治不了他。他可就把你治了。這種利害關係。舅舅可是和你講透了。你的打算。無防也可以說說。金子貞道。外甥知道。嘔氣不養家。勝三聊大

笑道。對呀你真明白。不愧你是個念書的。金子貞道。不過這裏有兩件難事。一件我的希望不過五萬塊錢。我絕對不認可。怕他吝惜金錢不肯照辦。二則沒有相當近人去向他說明此事。彼此空有合作的心。找不出個綫索來。勝三聊大笑道。你說的這兩件難事。在我看着好像吹糖人兒創造。一口氣兒就成。金子貞道。成不成是第二個問題。先得解決介紹人的問題。勝三聊笑道。杜秩享的燈籠。獻城。金子貞道。舅舅向來看事總是容易的。其實作起來。很難很難的。別的事先不說。這位介紹人。您找誰。勝三聊笑道。這可應了戲台上的話了。你遠瞧。沒有。你近看。舅舅就是至高無上。相宜相當的大繸手哇。金子貞笑道。舅舅如何能和他接近。勝三聊這才把厲紫樑如何託付。如何的條件。金子貞笑道。那麼舅舅是特來調停這件事呀。怪不得你有點說客的性質呢。勝三聊哈哈大笑道。好外甥的話。我既給你們擔負調停的責任。就得把事情了結。了不了。我也不敢應承。可是我得叫你多得利益。是便宜還能讓給外人嗎。再說給外人了事。總是成三破二。你是我親外甥。多要你幾個。你還能駁面子嗎。說着哈哈大笑。金子貞道。外甥孝順舅舅那是應當的。滿都您使了。也不算什麼。勝三聊道。舅舅不是那貪多不厭的人。話是這麼說。我還許不要小

一文呢。你就坐在家裏等元寶噉，明天午後便有准信。金子貞道。您對於他們說話千萬要小心。勝三聊道。咱們爺兒們。滿腹的經綸。滿腦子法律。總不至於上了他們的圈套。勝金，計劃已定，勝三聊立即辭去。回到家中。派人將厲紫樑請來，二人見面開口便談正文。厲紫樑道。今日見了令甥怎麼一樣了。勝三聊道。那孩子蠻不說理。他說豁出槍斃去。非鬧的開棺檢驗。不可。後來我連勸帶罵。他才軟化了。可是他的要求五萬塊錢。少了一文也不成。我一想太福晉的身分重啊。不用說打個死刑。就是打個三年五年的徒刑。也是不了啊。再說要是牽連上閣下。那可就更不直了。以你這樣碧碧大才。又有二十多年留學外國的資格。倘遇一帆風順。總長督理那不是容易到手嗎。爲這麼點小事。損失名譽。可有點不值。紫樑道。三萬罷。五萬罷。都沒有什麼難辦的地方。最要緊的。必須由子貞代表閩族人等出名。聲述前次呈訴某人事出誤會。現在閩族人等調查清楚疑團已解。自應懇請撤銷前呈等語。緊要的族人。就是子貞的老太爺。和他叔父金杏園。必須列在前邊。勝三聊道。好辦。我姐夫自然是容易嘍。就是金六老爺也不要緊。只要給他三千五千的。他也就裝聾裝啞了。厲紫樑道。這件事還得三日之內辦妥。因爲這案子現時仍在預審期間。

倘經過第一審。檢察官詞查竣事。那可就得見個水落石出了。勝三聊道。老弟你說了半天。究竟子貞要求的數目。太福晉認可不認可呢。厲紫樑道。我們弟兄都是中人爲好。金太福晉說三五萬塊却沒有關係。只要撤訴的呈文上列着金大老爺和金六爺名字。他才肯出錢。還有一節。遞呈子的那天。先交一半。呈子批准。全數交清。勝三聊道。明天你把款項預備好了。我包管後天就可以遞呈子。厲紫樑道。你老哥真乃是見義勇爲。我們一言爲定。明天晚間我到府上來。聽信後天十點鐘一同去遞呈子。當時便可以付款。勝三聊笑道。正款先付一半。那麼。那分兒怎麼辦。厲紫樑道。您的酬勞自然也要先付一半了。勝三聊哈哈大笑道。顯着我沒品了。厲紫樑笑道。盡一分義務。應該享受一分權利。你老哥得這分些須的酬勞金。實在是受之無愧。說畢。二人哈哈大笑。厲紫樑告辭回府。次日又去見勝三聊。勝三聊遂將呈文稿子給厲紫樑看。厲紫樑看完。却也十分滿意。第二天厲紫樑備齊支票。坐着汽車先接上勝三聊。然後一同去接金子貞。三個人到了地方法院。眼同將那撤訴的呈文遞上。復又出城到了攝英番菜館。厲紫樑將支票如數交清。取了收條。三人痛飲一番。金子貞言語之中十分佩服厲紫樑的學識才幹。俗話說人得喜事精神爽。金子貞和三聊只

樂的眉開眼笑。手舞足蹈。吃喝已畢，三個人分頭各自回家。次日厲紫樑又去託囑魯連伯在法界去運動。這樣自盜祖墳的重大案子，居然就被金錢萬能的力量。輕輕的打消。到了這裏。做書的也算把這浪漫王妃的小說收場了。

言情小說

浪漫王妃

八六